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 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石 頭 記

(六)

曹 霽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石 頭 記

(六)

曹 霽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石湖小景



增評補圖石頭記

卷三十三

一

聚首種大受管錢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三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笞撻

以上結金釧投非一段文字
以下接寶玉受笞一事

胸中有金釧事在
最不巧之事反曰
可巧
只此站住兩個字
如聞其聲不待讀
下文已知此二字
非他人之言矣
只一唉字補前信
步行來時光景
所謂知子莫若父
與黛玉任性的望
著時光景何如
現在三分氣尚有
七分氣就在眼前
了
真是晦氣星上頭
得此一來吾為寶
玉一寬誰知反加
一緊

卻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拿幾件簪環當面賞給。又分付請幾個僧人念經超度他。蓋為寶玉懺罪孽也。他母親叩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兩村回來。應上文聽見了金釧兒含羞自盡。心中早已五內摧傷。進來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也無可回說。看見寶釵進來。方便走出。茫然不知何往。背著手低著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的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斯何人與。正往裏走。可巧撞了一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一聲。站住。寶玉嚇了一跳。我亦替寶哥一嚇。擡頭看時。不是別人。偏要騰挪。卻是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形容得妙。只得垂手一旁站住了。不怕你不站住。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唉些什麼。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仍是葳蕤蕤的。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唉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卻是為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為金釧兒。感傷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會聽見。只是恹恹的站著。卻有此理。賈政見他悚惶。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見這樣倒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事人來回忠順親王府裏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

此公說話亦糊塗
得極先有此一番
圖圖反談

何苦如此冷笑

十停有八停說此
告者之過也然寶
玉之與琪官其非
一日交情可知矣
相與猶可相與而
曰甚厚是何言與
青天霹靂不圖老
爺竟如此之怒

引逗二字妙

此人著實可惡然

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爲什麼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快請廳上坐。急忙進內更衣。出來接見時。卻是忠順府長官。一面彼此見了。禮歸坐。獻茶。未及談話。那長府官就先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爲什麼我也要請教。皆因奉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找不著頭惱。我亦如此。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命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老先生一句話就完了。到底是什麼事。我們府裏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著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銜玉的。卅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啓明王爺。王爺亦說。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斷斷少不得此人。求老先生轉達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之意。二則下官輩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了一躬。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卽命喚寶玉出來。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忙趕來。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也是找不著頭腦話頭。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於我。寶玉聽了。嚇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琪官兩個字。不知爲何物。卻是好東西。況更加以

此人亦著實可敬也。惡者爲寶玉受，善者爲忠順王。前此紅汗巾，人前已在空箱中。如已擲在空箱中，如何又在腰裏？其與琪官近日親密，可知。或且以爲此寶玉腰裏繫著，是長官追述之詞。天下無此機密事，而長官聞之知之者，蓋長官見此汗巾，是王爺與琪官者，故有此言也。細思自結局時再見，所謂愈揜愈明，不如說明地方，居止令來人恍然而去。長官真善聽言語者。寶玉此時嚇得目瞪口呆矣。骨軟筋酥，與上文日瞪口呆四字，卻可作對。從前作過事，沒趣。

引逗二字說著，便哭。賈政未及開口，只見那長府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隱飾，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有訛傳，也不爲奇。那長府官冷笑道：「現有證據，必定當著老大人說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說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裏？此明證也。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了魂魄，目瞪口呆。八字如畫，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別的我卻不知，不如打發他去了，免得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反問得妙。○你如何倒曉得呢？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麼紫檀堡，他在那裏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裏也。未可知。措詞靈妙。那長府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裏。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能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著便忙忙的告辭走了。賈政此時氣得目瞪口呆，一面送那官員，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身忽見賈環帶著幾個小廝，一陣亂跑。又是一個淘氣，賈政喝命小廝給我快打。賈環見了他父親，嚇得骨軟筋酥，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跑什麼，帶著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裏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叫跟上學的人呢？」賈環見他父親甚怒，便乘機說道：「方纔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邊經過，那井裏淹死了一個丫頭，我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得實在可怕，所以纔趕著跑了過來。」寶哥哥雪上加霜矣。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的，誰去投

一齊來。環哥所云這樣大。這樣粗與二十六。回薛蟠所云這麼。長口氣大卻是一。因將玉兩事賈政。怒已衝冠而環兒。復告金釧投井。宜。政爺之火上添油。也。連太太都拉住一。發該死。羅織人罪案便有。此等語。不由人不氣。溜走了。此時阿環想早已。不過如寶玉所云。做和尚耳。賈政滿面淚痕。實在此容得出。此句是寶玉知凶。多吉少為此擬議。之詞抑知其竟有。然者。

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待下。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疏懶。自然執事。人操剋奪之權。致使弄出這暴殞輕生的禍患。若是外人知道。祖宗的顏面何在。喝令叫。賈璉賴大來。小廝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該。死的。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裏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句使回頭四顧一看。便有此種頓挫妙筆。香服其材矣。賈政知其意。將眼色一丟。小廝們明白。都往兩邊後而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房裏拉。著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喝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道。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與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鬢毛剃。去。尋個乾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爲寶玉了一個個咬指吐舌。連忙退出。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連聲拿寶玉。拿大棍拿繩網上。把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到裏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廝們只得齊聲答應。著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分付他不許動。早知兇。多吉少。那裏知道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廳上旋轉。怎得個人來往裏頭通信。偏生。沒個人來。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裏。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媽媽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寶。便。趕上來拉住。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

極急忙時。偏遇著。懼憐人災。晦將至。無逃於天地之間。可知跳井一事。合。

府中無人不知只
瞞得一個政老耳
連手腳都沒抓處
真形容得出
所謂眼火都透出
也感傷金劍之心借
此一洩矣
寶玉嗚嗚的哭
此十幾板直頭難
受誰教你弄到此等
地步
平日教子漫不經
心一時即欲置之
死地非假正而何
著實該教訓一番
只有此一著可解
卻有此情急光景
方要再打猶未打
也一見王夫人乃
打定矣乃又很又
快矣
很字固受不起又
很又快又如何受
得耶然皆寶玉自
處之時景只有此
四字可說

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是耳聾。不會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做跳井。二字觸心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著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廝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呢。寶玉急得手腳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廝走來。逼著他出去了。寶玉的小廝如何不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疏學業。淫逼母婢。只喝令堵起嘴來。著實打死。小廝們不敢違。只得將寶玉按在凳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寶玉自知不能討饒。只是嗚嗚的哭。賈政還嫌打的輕。一脚踢開掌板的。怒極矣。自己奪過板子來。很命的又打了十幾下。寶玉生來未經過這樣苦楚。起先覺得打的疼。不過還亂嚷亂哭。後來漸漸氣弱。聲嘶。哽咽。不出。衆門客見打的不像了。趕著上來。懇求奪勸。賈政那裏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實在不可饒。數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勸解。明日釀到他弑父弑君。你們纔不勸不成。衆人聽這話不好聽。知道氣急了。忙亂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忙忙扶了一個丫頭。趕往書房中來。慌得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賈政方要再打一見王夫人進來。更加火上澆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很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較之氣弱聲嘶。更覺利害。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四字妙。今日必定要氣死我了。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

王夫人哭
以此相實所謂

頂關語
王夫人連忙抱住

哭
憐語哀言字字從

人情中體貼出來

王夫人又抱住放
聲大哭

賈政又淚如雨下

夾寫數語使文章

通體皆靈

王夫人又失聲哭

起苦命的兒來

李紈也放聲哭

可謂各有一副痛

淚賈政又淚如走

珠

又起奇峯文之化

境卻事之真境
應上喘氣走來一
句其子聞之實在
當不起

爺也要保重。且炎暑天氣。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
 在了。豈不事大。亦是百忙中情理之言。賈政冷笑道。倒休題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我已
 不孝。平昔教訓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他。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之患。說
 著。便要繩來勒死。再一遍。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
 分上。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爲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
 越發要他死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先勒死我。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
 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裏也得個倚靠。此以情動說畢。抱住寶玉。放聲大哭起來。賈政聽
 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椅子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著寶玉。阿呀我的肉呀。只見他
 面。白。氣。弱。底。下。穿。著。一。條。綠。紗。小。衣。一。片。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了。汗。巾。可是紅的由腿
 看至。臀。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
 命。的。兒。來。又。想。起。賈。珠。來。追進一層便即叫著賈珠。哭道。若有你活著。便死一百個。我也
 不管了。此時裏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
 夫人哭著。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李宮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入情入理賈政聽了
 那淚。更似走珠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聽了鬢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
 聽窗外。顫巍巍的聲氣。說道。聲氣活現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乾淨了。賈政聽見母親
 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著丫頭。搖頭喘氣的走來。神氣活現賈政上前

賈政跪下含淚
那樣子實在禁
不起

都是入情入理之
言賈母也滾下淚
來

纔尙含淚今又陪
笑其忍淚強笑可
知

其實政老之言不
是賭氣賈母說其
賭氣其實也要想
到此層

賈母姑息聲音踴躍紙上句句逼拶實令乃郎無立足之地真是無孔不入之心賈母又抱著哭個

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自己走來。有話只叫兒子進去分付。賈母聽了。便止步喘息。一面厲聲道。如聞其聲。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分付。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卻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了。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爲兒的教訓兒子也。爲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當得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說著。也不覺滾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子的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政老只得如此說。賈母便冷笑幾聲。說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來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乾淨。言重言重。叫做兒子的如何當得起。說著便命人去看轎。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應著。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爲官作宦時。也未必想著你是他母親了。句句反逼愈逼愈緊。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說道。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實在情形。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裏乾淨。看有誰來不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輛。轎馬回去。賈政直挺挺跪著叩頭認罪。賈母一面說。一面來看寶玉。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著哭個不了。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

王夫人又一聲肉
 一聲兒的哭
 寶玉之流為下種
 當以買母之溺愛
 為罪首其次則王
 夫人矣
 賈母含淚
 寫各人之哭或由
 淺而深或由深而
 淺步伐井然
 以上結打寶玉一
 段正面文字以下
 又起旁波以拓其
 勢
 林妹妹何以不來
 何獨關心耶
 糊塗小子攪他出
 去冤哉薛大哥
 逼起後文

住。早有丫鬟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這個樣兒。如何攙著走得。還不快進去。把那籐屜子春凳擡出來呢。眾人聽了。連忙進去。果然擡出春凳來。將寶玉擡放凳上。隨著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來。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一聲兒的哭。道。你替珠兒早死了。留著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你不去。還在這裏做什麼。難道於心不足。還要眼看著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這裏。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眾人圍著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即便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為什麼事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聽原故。卻是為琪官同金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麼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委屈人。素昔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大約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七八分。然後回來。只見眾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擡到他房

內去衆人一聲答應。七手八腳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牀上臥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來。經心服侍。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情迷出神。無心接待雨村。於賈政口中補出妙妙。

琪官置買莊房。已伏後來娶襲人事。

蔣琪官在東郊二十里紫檀堡地方置買田房。王府中尚且不知。寶玉何以獨知其細。暗寫寶玉與琪官情好甚密。不時往來。甚至紫檀堡莊上。寶玉亦會到過。亦未可知。

賈政大怒。是聽賈環之言。金釧兒之死。是主蔣琪官之事。是寶夾敘襲姬一段。文情曲折可愛。

馬波颯魔。蚌起生彩霞。寶玉幾死於鬼。賈環搬舌。禍由死金釧。寶玉幾死於打。其實皆趙姨所致。是後來結果案據。

寶玉擡回賈母房中。人人俱到。獨黛玉不來。是在瀟湘館痛哭。不好意思走來。所以下回說眼睛腫得桃兒一般。其痛更甚於別人。是暗描。不是漏筆。

焙茗向襲人所說。賈環是實。薛蟠是虛。故用猜疑之筆。爲後薛蟠剖辯地步。

大某山民評曰

嗚呼。金釧之投井。王夫人使之也。寶玉其次也。何以言之。寶玉膽敢向夫人處。討金釧到自己房中去者。必其房中之丫頭。多從夫人處討來者居多。不然。寶玉豈不思王夫人之許討不許討。而竟曰討你去耶。縱於平日。而責於一時。親之溺愛。往往如此。吾於王夫人又何責焉。

此回仍是壬子年夏間事。

情
中情
目
情
妹



哥 踏 踏 踏
哥 勸 引 裏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三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寫得細是體會出
來者
比上或青或紫各
句更進一層是打
過多時候光景不
是幾打時形狀
入怡紅院內襲人
看傷悲為一節

從寶釵眼中看出

連忙縮住姊妹自
悔失言矣
手託丸藥獨見關
切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嘆氣說道不過為那些事情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得很你瞧瞧打壞了那裏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脫下略動一動寶玉便咬著牙叫啞襲人連忙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下來了襲人看時只見褪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闊的傷痕高了起来襲人咬著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的很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得這步田地幸而沒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正說著只見丫鬟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牀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裏托著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瘀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好些便點頭嘆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卻與襲人語氣同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著心裏也有怎麼樣剛說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的話太急了果然悔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可以不必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

寶玉道謝後即將
疼。痛。丟。在。九。霄。雲。
外。則。情。之。所。鈍。吾。
輩。何。多。讓。焉。
此。時。寶。玉。見。姊。姊。
之。下。不。知。想。及。妹。
妹。否。可。謂。想。入。非。

寶釵機警

所謂知兄莫若妹
矣

種。姣。羞。怯。怯。竟。難。以。言。語。形。容。越。覺。心。中。感。動。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我。於。此。亦。不。能。爲。他。言。語。形。容。也。想。道。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令。人。可。親。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橫。死。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總。然。盡。付。東。流。亦。無。足。歎。惜。矣。意。真。情。重。正。想。著。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在。所。必。問。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出。來。了。寶。玉。原。來。還。不。知。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又。聽。拉。上。薛。蟠。惟。恐。寶。釵。存。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猜。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得。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真。情。種。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致。吃。這。樣。虧。你。雖。然。怕。我。存。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縱。慾。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當。日。爲。一。個。秦。鍾。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想。畢。因。說。道。你。們。也。不。必。怒。這。個。怨。那。個。據。我。想。終。是。寶。兄。弟。素。日。要。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寶。兄。弟。這。樣。細。心。人。你。何。嘗。見。過。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裏。有。什。麼。口。裏。說。什。麼。的。人。呢。襲。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

多謝姐姐費心
襲姑娘應酬甚好

寫得出

體會得出而筆亦
能達之

卻有恍恍惚惚之
象都不在意四字
遞入下文是史筆

先用諷刺點出林
黛玉是加倍寫法

大書特書

情景逼真

何以見了寶姊妹

卻無此等語

到此地位還一味

爲林妹妹憐惜寶

哥真情種也

這番話。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己的疑心。更覺比先心動神移。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日再來看你好生養著罷。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好了。說著便走出門去。襲人趕著送出院外。說姑娘倒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什麼謝處。終要來謝的。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要想什麼吃的。頑的。悄悄的往我那裏去取了。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爺的耳內。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著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著實感激寶釵。氣味相投。突進來見寶玉沈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櫛沐寶玉默默的。躺在牀上。無奈臂上作痛。如鍼挑刀割一般。更熱如火。炙略展轉時。禁不住嗔噴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卻有兩三個丫頭伺候。想是秋紋諸人。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再來。衆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裏寶玉昏昏默默。即是似睡非睡光景。只見蔣玉函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是金釧兒進來哭說。爲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切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卻是林黛玉。林妹妹來看寶玉。又是一樣寫法。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看。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哭得久矣。不是黛玉。卻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嗔噴一聲。仍舊倒了。嘆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來。雖然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來。

種種體貼確有此心於他人則不爾也
只八個字實有千
鳴萬咽之聲雖哀
黛玉來時氣噎喉
堵寶玉長歎一聲
真個我相思為你
你相思為我○然
心為你死○然究
竟是情至語

此方真真睡去矣
以上寫寶黛二人
及鳳姐衆人等來
看寶玉為一節

倘又受了暑呢。我雖然挨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是粧出來哄他們的。只怕是哄妹妹。好在外面。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真信。此時林黛玉雖不是號陶大哭。然越。是這等無心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用筆亦覺利害。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無限深情。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此八字是情。至語。寶玉聽說便長嘆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即。或不死。做和尚也願的。所謂生成脾氣。打殺不肯改者。一句話未了。只聞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我從後院子裏去罷。回來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林黛玉急得躲腳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們取笑。開心了。寶玉聽說。趕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轉過牀後。剛出了後院。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裏去取與寶釵。語同。接著薛。姨媽又來了一時。賈母又遣人送了湯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呷了兩口。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著周瑞媳婦。吳新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常往來的。聽見寶玉。擡了。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嬌娘們略來遲了一步。二爺睡著了。說著。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裏坐了。倒茶與他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去。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便告訴晴雯。麝。

襲人只是善於逢

必先提寶姑娘者
正欲斷問林姑娘
寶玉用襲人爲腹
心豈知反爲禍根
也

自襲人見王夫人
後至此自是一派
正論到此一走者

月秋紋等人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裏。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逕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坐在涼榻上。搖著芭蕉扇子。點醒時令。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來也罷了。又丟下他。教誰服侍呢？」襲人見說。連忙陪笑說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會服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怎麼話分付。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倒耽誤了事。」王夫人道：「也沒甚話。不過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來的藥。偏偏先說寶姑娘。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穩。這會子倒睡沈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呷了兩口。只嚷乾喝。要吃酸梅湯。我想酸梅是個收斂東西。剛纔捱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裏。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裏。再弄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膏子。和了吃了小半碗。又嫌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啊呀。你何不早來和我說。前日有人送了幾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的。我怕胡遭踢了。就沒給。既是嫌那玫瑰膏子絮煩。你把這個拿兩瓶去。一碗水裏。只用茶匙挑些。就香的了不得呢。說著。卽忙就喚彩雲來。把前日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也。白遭踢等不穀。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了。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卻有三寸大小。上面螺螄銀蓋。鵝黃箋上寫著「木樨清露」。那一個寫著「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尊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

了。多少。是非。偏。偏。
王夫人。又叫。站。住。
明。明。前。番。告。訴。寶。
玉。何。以。在。太。太。面。
前。推。做。不。知。道。狡。
猾。之。極。○。剛。說。論。
理。便。又。住。口。此。道。
議。之。根。也。驚。王。從。
此。死。矣。
又。說。論。理。二。字。是。
接。以。上。論。理。二。字。
來。也。
不。過。如。姐。姐。之。
事。罷。了。

第一個叫我的兒

王夫人一番議論
自是根心而發然
病根亦在此安能

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著。別遭踢了。襲人答應著。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住。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推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曾聽見。這個話沒有。你要聽見。告訴我。我也不噪出來。叫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倒沒聽見。這話為二爺霸占著。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為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為這個。還有別的緣故。襲人道。別的緣故。在不知道了。我今日大膽。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噙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得老爺教訓。教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趕著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緣故。如今我想。我已經五十歲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得單弱。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好歹。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倒壞了。所以就縱壞了他。我常常辦著口兒說。一陣勸。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來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將來我靠誰呢。說著。由不得滾下淚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著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太太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

望兒子長進耶

還姑娘此數句也

還是惡理之言

氣已討得太太口

待何時不下石更

真傀儡不如太太

第二個叫我的兒

太太墜其殼中矣

只要討得太太道

句話就是了

其意中有前回送

扇子時聽得寶玉

一番昏迷說話在

襲人進議有許多

做作欲搬出園外

襲人已一網打盡

襲人意中寶釵是

寶釵玉是寶釵口

中不得不連類說

多謝姑娘照應

襲姑娘之浸潤無

一字不稱太太之

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我的兒難為你

了。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

今日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望著一件事。又是什麼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

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中有

因忙問道。我的兒。你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面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在寶

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

合我的心事。你有什麼只管說什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什麼別的

說。我只想著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個法兒。以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

王夫人聽了。吃了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

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裏頭姑娘們也大

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偏偏先說林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

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著。也不像大家子的體統。俗

語說的好。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沒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心中人。做出有心人看見

當做有心事。反說壞了。試問姑娘與二爺。初試雲雨。是有心耶。抑無心耶。只是預先不防著。斷然不

好。先是大概說起。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裏鬧。倘或不防前後

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菩薩還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三十四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七

晴雯之體已伏此
 數語中矣
 襲人與寶玉之有
 交關同院人誰不
 知之恐有人露到
 王夫人耳裏故先
 於無意中撇清一
 層
 都從旁敲側擊之
 言寫出一段道理
 來卻無一句一字
 空設如此賣主求
 榮花姑娘於律當
 斬
 此等言語打疊久
 矣哉諷言一片
 大道理若懇切之
 至信乎舌上有花
 矣
 第三個叫我的兒
 天下果有此好人
 我當鑄金事之天
 下竟有此佞人我
 直欲持斧斫之矣
 自今以往遺其刦
 者衆矣不獨黛玉
 與晴雯也
 多謝太太敢不鞠
 躬盡瘁
 以上王夫人喚襲

好。心。不。順。就。編。的。連。畜。生。不。如。舌。上。有。刀。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
 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
 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何。不。反。已。思。之。固。誰。為。罪。魁。耶。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
 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防。備。的。為。是。說。得。入。耳。那。不。使。王。夫。人。墮。其。術。中。太。太。事。情。多。一。時。果。然。
 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為。這。事。日。夜。懸。心。
 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燈。知。道。罷。了。不。過。為。醋。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
 觸。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豈。敢。想。得。
 這。樣。周。全。豈。敢。我。何。曾。又。不。想。到。這。裏。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日。這。一。番。話。提。醒。
 了。我。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個。聲。名。體。面。豈。敢。豈。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
 且。去。罷。我。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了。好。歹。
 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孤。負。你。襲。人。連。連。答。應。著。去。了。其。心。中。得。意。可。知。
 回。來。正。值。寶。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寶。玉。喜。不。自。禁。即。令。調。來。吃。果。然。香。妙。非。常。因。
 心。下。記。望。著。黛。玉。滿。心。裏。要。打。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裏。去。
 借。書。不。知。借。什。麼。書。襲。人。去。了。寶。玉。便。令。晴。雯。來。分。付。道。你。到。林。姑。娘。那。裏。看。看。做。什。麼。呢。
 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兒。的。做。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
 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

人去襲人乘機討
好回來爲一節
寶玉怕襲人句史
筆此等消息襲人斷
斷不肯去探者一
晴雯黛玉原是於
氣相生故有事於
篤必遺晴往也他
日遺忘亦是此等
處致之
以舊帕送至瀟湘
館卽漢宣求故劍
之意惟兩人知之
他人所不解
此等機變晴姐猶
未悟耶
悟得妙
帕子二字拍合
癡了頭難道還想
不出這意思麼
宜其悲喜交集
情發於不自已
讀此三詩可以知
送帕之意
以上寶玉遺晴雯
過黛玉送帕黛玉
題帕爲一節
不知借得何書回

麼樣搭趙呢。句句入情入理。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擦與晴雯笑道。又添一重公案也罷。就說我送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帕子。他又耍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闌杆上。晾手帕子。想淚痕已透也。見他進來。忙搖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漆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牀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送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著。送別人去罷。我這會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了。越發悶住。細心搜求。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只得放了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苦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私相傳遞。我又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由不得餘意纏綿。便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暗灑閒拋卻爲誰。尺幅綃縞勞惠贈。教人焉得不傷悲。其一
拋珠滾玉只偷潛。鎮日無心鎮日閒。枕上袖邊難拂拭。任他點點與斑斑。其二

天下之受冤枉者
往往如此然亦是
薛大哥平日自取
之

沒頭沒腦打下一
鞭子來
人人說我殺人尋
常話耳而前後俱
有映帶

寶釵之勸妙於在
不疑不信不輕不
重間

彩綫難收面上珠。湘江舊跡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識香痕漬也無。其三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
紅。真合壓倒桃花。卻不知病由此深。一時方上牀睡去。猶拿著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卻說
襲人來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裏去了。襲人不便空手回來。等至二更
寶釵方回來。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挑唆了人來告寶玉的。誰
知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實。
大家都是一半猜度。一半據實。竟認準是他說的。那薛蟠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
次卻不是他幹的。我亦知道不是他。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
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這裏。說了幾句閒話。因問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爲
什麼。薛姨媽正爲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著牙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
還有臉來問薛蟠。聽說便怔了。忙問道。我何常鬧什麼。薛姨媽道。你還粧腔呢。人人都知
道是你說的。還賴呢。三字響。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麼。字字響。如聞其聲。薛姨
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媽和哥哥。且別叫喊。
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
去了。不必較正。倒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
天一處。大家胡逛。你是個不妨頭的人。的評過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

薛大哥何價跳也
活畫出一個薛大
哥來想其隨跳隨
說光景
插入珍大哥數語
可知買母之護短
非一日一事矣
快人快嘴竟似水
滸傳中李大哥
薛大哥另有一種
思量

敘兒之言字字入
情
刺入乃兄之心
語含醋意令我回
想鬧書房一事
一句一駁直令薛
大哥無置喙處

人都要疑惑。說是你幹的。不用別人。我先就疑惑你。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是寶釵勸他不要逛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寶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亂跳。賭神發誓的分辯。又罵衆人。誰這樣編派我。我把那囚囊的牙敲了。分明是爲打了寶玉。沒的獻勤兒。拿我做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了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爲他不好。姨父打了他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日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我替他償命。大家乾淨一面鬧一面找起一根門門來就跑。茅草火性。慌得薛姨媽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的眼急得銅鈴一般。卻有此情急語。說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賴我。將來寶玉活一日。我耽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寶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耐些兒罷。媽媽急的這個樣子。你不識來勸你。倒反鬧得這樣。別說是媽媽。便是旁人來勸你。也爲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那願前不願後的。形景。薛蟠道。你這會怨我。願前不願後。你怎麼不怨寶玉。在外頭招風惹草的呢。別說別的。只拿前日琪官兒的事。比給你們聽。那琪官兒我們見了十來次。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日見了他。連姓名還不知。就把汗巾子給與他。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爲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

寶釵之心從未敢
期乃兄竟不少留
餘地
可當漁陽三搥

已被阿兄誣讞苦
楚莫伸而從旁笑
之亦思方纔看眼
睛乎只許州官放
火不許百姓點燈
祇因自己之淚為
寶玉遂謂他人之
淚俱為寶玉不知
自己淚能醫好棒
瘡否

真的氣死人了。賴我說的。我不惱。你只為一個寶玉就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寶釵道。誰鬧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倒說是別人鬧。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前媽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撈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著他。閒中著一伏筆。話未說了。把的寶釵氣怪了。拉著薛姨媽。哭道。媽媽你聽哥哥說的是什麼話。說的是你心病話。薛蟠見妹妹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裏。安歇不提。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麼。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到房裏。整哭了一夜。次日一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黛玉。獨立在花影之下。問他那裏去。薛寶釵因說家去。口裏說著。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此亦可疑。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淚來。也醫不好棒瘡。刻毒不知薛寶釵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釵說得半句。便咽住不說。寶玉已心感神移。痛亦不覺。此雙真之所以說塵緣未斷。無可奈何。通靈之玉不蔽於鬼。仍蔽於情矣。

寶釵已認定琪官一節。是薛蟠播揚引秦鍾舊事爲證。既勸寶玉改過。又爲乃兄排解。真是光明正大。

寶釵探望送藥。唐皇明正。黛玉進房。無人看見。又從後院出去。其鍾情固深於寶釵。而行蹤詭密。殊有涇渭之分。

寶釵勸寶玉說。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又說你這樣細心。何不在大事上做工夫。理正而言直。

黛玉勸寶玉。只說你從此可都改了罷。言婉而情深。亦迥然各別。

借王夫人問賈環話。引出襲人一番說話。襲人固善於乘機。文筆亦不鶻突。賈環搬舌。襲人諱而不言。省卻無數是非。

襲人說黛玉寶釵。在山色有無中。妙極。

黛玉與寶釵處處不避嫌疑。密語私言。寶釵與寶玉往往正言相勸。毫無褻狎。二人舉動不同。鍾情無異。襲人雖心欽寶釵。而於防閑之處。仍相並提及。不分輕重。立言得體。

黛玉題詩潛泣。寶釵勸兄氣哭。一是情不自禁。一是情由人激。然總是因寶玉一人而起。

黛玉笑寶釵之哭。卻忘了自己眼腫。可謂恕己責人。

大某山民評曰

襲人欲寶玉搬出園外住。卻是先說林姑娘。次說寶姑娘。一倒置而軒輊已分。正是妙處不在多也。

前揭襲人之隱者。有李嬖嬖。今揭寶釵之隱者。有薛蟠。前後相映成文。此回仍是壬子年夏間事。

白 釵 親 蓮
嘗 葵 葵



聰明人觸景傷情
 瀟湘館之鸚鵡此
 處始見
 為瀟湘館鸚鵡亦
 出力一寫其出力
 寫竹與鸚鵡者皆
 出力寫鸞玉也鸞
 玉牡丹也竹與鸚
 鵡綠葉也牡丹雖
 好全憑綠葉扶持
 畫也畫不出來真
 正好景色
 以上插入黛玉曉
 起遞寫調鸚鵡為
 寫出一種憐愛光
 景

薛大哥真是可人
 水滸傳評李逵為
 嫵媚煞人吾謂薛
 大哥亦然
 此等搶白語於寶

的嘆道。雙文雖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想到。這裏又欲滴下淚來。不防廊上的鸚鵡見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你作死呢。又扇了我一頭灰。那鸚鵡又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會那鸚鵡便長嘆一聲。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著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鳥亦有情。黛玉紫鵲聽了。都笑起來。紫鵲笑道。這都是姑娘素日念的。難為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鈎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喫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簾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著紗窗。調逗鸚鵡做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是梳洗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來做什麼。寶釵道。我瞧瞧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道。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歹。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聽見。連忙跑了過來。對著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喫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著客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的哭。聽如此話。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擡頭向地上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裏多。

敘口中真是第一次聽著

奇語
說得亦直捷亦痛
哭亦真切亦淋漓
何得以獸子目之
直是至情至性之
文
大哥之淚於此初
見

一味張羅大哥真
是可人
以上接前寶釵勸
薛蟠補寫薛蟠服
罪爲一節
倒補上文黛玉見
姨媽寶釵入怡紅
院一句文字
許多丫頭老婆皆
黛玉遠望所一一

嫌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變著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心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從那裏說起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大貴真是可人薛姨媽忙又接著道你只會聽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用煩惱從今以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喫酒閒逛如何寶釵笑道這纔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逛妹妹聽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爲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媽爲我生氣還猶可恕若只管叫妹妹爲我操心我更不是人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媽多疼妹妹反叫娘母子生氣妹妹煩惱連個畜生不如了口裏說著眼睛裏禁不住也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吊起傷心來寶釵勉強笑道你鬧噎了這會子又招著媽媽哭起來了薛蟠聽忙收了淚笑道我何曾招媽媽哭來罷罷丟下這個別提了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喫寶釵道我也不喫茶等媽媽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去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做什麼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大哥也有用術處寶釵道連那些衣服還沒穿遍了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著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裏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看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裏外迴廊上許多的丫頭老婆站著便知賈母等都在這裏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

見者此處鬪樺
看光景已好些矣
引起
不想這個喫那有
後一段好文字

喫一蓮葉湯也用
四付銀模子想見
賈府排場

薛姨媽亦是巨萬
富商家今此等語
出諸其口可知賈
府奢侈之至矣

一湯也而費幾隻
雞其他可知

玉。躺。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裏答應著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媽。姐姐我當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媽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喫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笑道。也倒不想什麼。喫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還好些。鳳姐一旁笑道。聽聽口味。不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喫了。賈母便一疊連聲的叫。做去。可謂溺愛之至。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我想這模子是誰收著呢。因回頭分付個婆子。問管廚房的去。要那婆子去了半天。來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繳上來了。鳳姐兒聽說。又想了。一。想。道。我。記。得。也。交。上。來。了。就。不。記。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裏。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會。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的。送。來。了。薛姨媽先接過來瞧瞧。原來是個小匣子。裏面裝著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著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喫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了這個。也不認得。這是做什麼用的。語含微意。鳳姐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裏曉得。這是去年備膳。他們想的個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麵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著好湯。究竟沒意思。語亦云然。誰家常喫他呢。那一回呈樣的做了一回。他今兒怎麼想起來了。說著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分付廚房裏立刻拿幾隻雞。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碗湯來。王夫人道。要這些

雖是謔語其實直
誅其隱
噫二奶奶破鈔了

開筆中復將王夫
人性情一寫
又將李執性情一
寫都是閒中筆墨
老太太何曾說林
妹妹可疼都是一
想情願之說
賈母之屬意寶丫
頭已非一日矣
傳神

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緣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做。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單做給他喫。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喫。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喫。託賴著連我也嘗個新兒。賈母聽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著官中的錢。做人情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還孝敬得起。便回頭分付婦人說。給廚房裏只管好生添補著。做了。在我帳上領銀子。婆子答應著去了。寶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麼幾年。留神看起來。二嫂子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裏還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姐兒。這麼大年紀。比他還來的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憐兒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獻好兒。鳳姐嘴乖。怎麼怨的人疼他。寶玉笑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倒不如不說的好。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倒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兒一樣看待。若說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姐妹裏頭也。只鳳姐兒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姐妹們。不是我常著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裏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寶丫頭。薛姨媽聽說忙笑道。這話是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裏和我說寶丫頭好。這倒不是說假話。寶玉勾著賈母原為讚林黛玉。不想反讚起寶釵來。倒也意出望外。便看著寶釵一笑。寶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喫飯。賈母方立

你的肉倒不酸你的
心是酸溜溜的

寫賈母溺愛寶玉
卻於此等處寫出
真有史才
爲後文編柳葉籃
等事伏根
如何雲妹竟不
來看哥哥想是比
寶黛二人隔一層
的
趙姨也沒臉見
人

起身來。命寶玉好生養著。能。把丫頭們囑付了一回。方扶著鳳姐兒。讓著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猶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出來。啗們喫。薛姨媽道。老太太也會嘔他的。時常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喫不多。鳳姐兒笑道。姑媽。你倒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喫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裏也忍不住笑。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著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旁坐下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寶姑娘在院子內。你和他說。煩他們的鶯兒來。打上幾根繸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著。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喫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繸子。可得閒兒。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閒兒。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尚未聽真。都止步問寶釵。寶釵說明了。賈母便說道。好孩子。你叫他來替你兄弟打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裏閒的。丫頭很多。著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做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閒著。淘氣。大家說著。往前正走。忽見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搗鳳仙花兒。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的腿痠。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坐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與那婆娘丫頭們忙著打簾子。拿靠背鋪褥子。賈母扶著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下。薛寶釵史湘雲坐在

只一喫飯寫得禮
文周至

偏要使玉釧兒送
去偏是王夫人使
他送去真得史家
文例
二釧競爽又弱一
個撫今思昔堂上
漸有悔心則壽思
續命荷葉湯之送
舍妹其奚屬
和寶玉頑笑第一
個偏就是襲人真
得史家之例
或曰玉釧坐而驚

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與賈母。李宮裁。捧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伏侍。你在那裏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上坐下了。便分付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放在這裏。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們。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趕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喫飯。林黛玉。是不消說。十頓飯。只好喫五頓。衆人也不著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裹了一把牙筯。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著應了。於是鳳姐放下四雙筯。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下面。看著放著菜。鳳姐先忙著要乾淨傢伙來。替寶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裏。便命玉釧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拿不去。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喫了飯。便向鶯兒道。寶二爺正叫你去打繖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鶯兒答應著。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個道理。說著。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裏。命他端了。跟著他兩個。卻空著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怎麼來的。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小杌上坐了。

兒不敢坐者何也
玉釧母婢也鶯兒
姊妹之婢也故禮
節有差等文有次
第

寫得好
此亦半日彼亦半
日俱見傳神之
玉釧兒因同體之
情深致同夢之情
淺合德譜姊前人
應愧後人
人非草木兀的不
心動也麼
眞實是二爺脾氣
略有了好面孔便
一步步進來

寶二爺也會作乖
如聞其聲
無微不至煞是多
情人語氣
莫道無情卻有情

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個脚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卻倒十分歡喜。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必想之至。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了。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鶯兒出來。到外邊房裏去喫茶。說話去了。卸去鶯兒以便專寫一邊。這裏麝月等預備了碗筋來。伺候喫飯。寶玉只是不肯喫。便問玉釧兒。你母親身上可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生氣語。寶玉見他還是哭喪著臉。便知他是爲金釧兒的緣故。何消說得。待要虛心下氣的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便尋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理他。只因見寶玉一些性氣也沒有。憑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了來。我嘗嘗。玉釧兒道。我從不會餞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喫。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餞我。我因爲走不動。你遞給我喫了。你好趕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喫飯的。我只管耽誤了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怠動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取來說著。便要下牀來。硬撐起來。禁不住。嗆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忍耐不住。起身說道。躺下去罷。那世裏造下了業。這會子現世現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得上一面說。一面撲啞的一聲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裏生罷。見了老太太。太太。可放

也會使乖
有意無意之間深
情自見
忽然插此一節筆
意橫絕

敘明常年走動之
故

慕傅秋芳名未見
面之相思更切越
豔矣。娃遮莫多
益善。
是年寶玉方十五
歲。斷不能與二十
三歲女子作配。傳
姥自炫亦屬無謂。

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要挨罵了。玉釧兒道。喫罷。喫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樣話。說著。催寶玉呷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喫。不好喫。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樣不好喫。什麼好喫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嘗一嘗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嘗了一嘗。寶玉笑道。這可好喫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他的意思來。原是寶玉哄他喫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好喫。這會子說好喫。也不給你喫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喫。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喫飯。丫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說。傅二爺家的兩個嬖嬖來請安。來見二爺。寶玉聽說。便是通判傅試家的嬖嬖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原來都賴賈家的聲名。得意賈政也。著實看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裏常遣人來走動。寶玉素昔最厭勇男蠢婦的。今日卻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進來。其中原來有個緣故。只因那寶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秋芳。也是個閨瓊秀玉。常人傳說才貌俱全。雖目未親觀。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進來。恐薄了傅秋芳。雖曰多情。卻也獸氣。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著妹子。要與豪門貴族結親。不肯輕意許人。所以耽誤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標梅已愆。期矣。問何日。桃夭迨吉也。怎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本是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

筆筆跳筆筆脫卻
又筆筆清楚斷非
俗筆所能淋漓盡致
形容得妙乃爾
何筆妙手問別人
自己燙了只管問我
疼不疼多情人別
有痛癢非門外漢
所知
與畫畫淋雨一般
風絕
抱迴不猶人嫌
無知必警警不已
或有吹毛求疵者
其見與癡婆子等
數語寫得寶哥哥
活現紙上

以上補寫寶釧與
諸人在怡紅院引
起蓮葉湯隨後插
入傳試家婆子爲
一節文字

嘶。鬧。了。接。上。不。給。他。喫。句。來。手。裏。端。著。湯。卻。只。顧。聽。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喫。飯。伸。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著。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翻。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倒。不。會。燙。著。嚇。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丫。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己。燙。了。手。倒。不。覺。的。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裏。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寶。玉。聽。了。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拾。寶。玉。也。不。喫。飯。了。洗。手。喫。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相。貌。好。裏。頭。糊。塗。中。看。不。中。喫。的。果。然。竟。有。些。獸。氣。他。自。己。燙。了。手。倒。問。別。人。疼。不。疼。這。可。不。是。獸。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家。裏。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獸。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裏。看。見。了。魚。就。和。魚。兒。說。話。見。了。明。星。月。亮。他。便。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咕。咕。嚶。嚶。的。且。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到。了。愛。惜。起。東。西。來。連。個。線。頭。都。是。好。的。此。語。卻。是。知。已。遭。踢。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回。去。不。在。話。下。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絡。子。寶。玉。笑。向。鶯。兒。道。纔。只。顧。說。話。就。忘。了。你。煩。你。來。不。爲。別。的。也。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裝。什。麼。的。絡。子。寶。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

以下入鶯兒打絡
正文就忘了你一句與
上文對絨跌的跌了解去的
解去了送人的送
人自然要添補
兩件

說顏色花樣處無
一筆不細切

鶯兒是年十六歲
卻比寶玉大一歲
鶯兒姓黃金鶯

少不得是你跟來

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閒著也沒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裏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個罷。」鶯兒道：「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麼顏色？」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絡子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得住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色配桃紅。」寶玉道：「這纔好。」寶玉道：「這纔好。」寶玉道：「道葱綠柳黃，我是最愛的。」寶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兒道：「什麼花樣呢？」寶玉道：「也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寶玉道：「你們喫飯去，快喫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裏，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裏說起。」正經快喫了飯來，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丫頭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閒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裏打著一面答話：「十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名字倒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個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單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寶玉道：「寶姐姐也算疼你了。」到明日寶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兒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還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

此等筆法真微妙
到極地妙在只是
口頭語也
向鶯兒啾啾不休
愛中帶情似與姑
娘無意詎知有福
之主即是區區
惜鶯兒未竟其說
我至今恨之
打絡子時寶釵恹
記在玉可見極意
彌縫終有時流露
到底姊妹會配搭

是昨兒取香露時
一席話之力也
襲人洋洋得意喜
其譏言之得入也
寶姐姐也會奚落
人
旬中有刺
以上將打絡子一
節結開
又插入邢夫人一
邊便不冷落
自三十四回起至

世上人都沒有的好處呢。倒要請教請教。模樣兒還在其次。寶玉見鶯兒姣腔婉轉語笑如癡。早不勝其情了。到處鍾情。那堪更提起寶釵來。便問道：「他好處在那裏？」好姐姐告訴我。聽我也要聽聽。鶯兒道：「我告訴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著。只聽見外頭說道：『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何不略遲一刻？」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裏去瞧。纔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倒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微旨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倒是姐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什麼顏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用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太暗。等我想法兒把那金線拿來配著。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纔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連聲就叫襲人來取金線。正直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剛纔太太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給你們大家喫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來。還不叫我過去叩頭。這可是奇了。」寶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喫去。這有什麼猜疑的？」襲人道：「從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個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再不提將菜與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一直出去了。喫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

此回兩回俱寫寶玉被打撥入園後情事共分作八節而節節靈通無一節無精警處合之只寫寶玉之將養一段可也

去了。這裏寶玉正看著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菓子來。與他喫。問他可走得。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心。太太著實記掛著呢。寶玉忙道。若走得。必定過來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面。又叫秋紋來把纜那菓子拿一半送與林姑娘去。又想著林妹妹。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來的正巧。寶玉忙叫快請。未知請到否。要知端的。且看下文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釵因晚間受薛蟠委曲。又記掛母兄。所以早起。黛玉起得更早。是專想寶玉。又不

好進院。獨立花陰之下。其千思萬想。一夜無眠。如畫紙上。

鸚鵡念詩。獨念哭花二句。可見黛玉無日不哭。無日不念哭花詩。又先引西廂二句。

以襯哭花詩。文章既前後映照。而黛玉之癡情。亦描寫透澈。

自寶釵來至家中。句至薛蟠方出去。句止。一段文字。是補寫寶釵早起回家後情事。

以了結昨晚薛蟠胡鬧一節。

蓮葉羹。梅花絡。引出三十七回海棠社菊花題。

寶玉想讚黛玉。賈母偏讚寶釵。更見賈母久已屬意寶釵。

玉釧金鶯亦是關照金玉良緣。

夾寫傅秋芳一段。形容寶玉癡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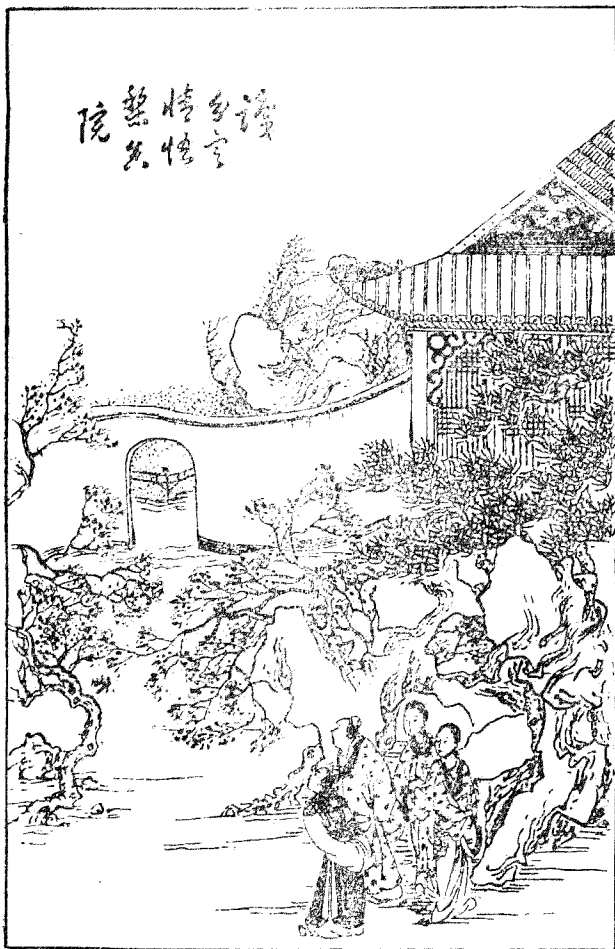
鶯兒正要說寶釵好處。卻被寶釵走來冲斷。藏蓄大有意味。鶯兒正打梅花絡。寶釵忽叫打玉絡。又用金線配搭金與玉已相貼不離。黛玉線穗已經剪斷。寶釵線絡從此結成。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壬子年夏間事。

繡鴛
夢地
降
出料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三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近人年月不利遇
著災病以讓星拜
斗為常例矣
溺愛如畫
此等事其實可厭
不獨寶玉為然也
直得閨中牛馬走
添香淪若敢辭勞
其寶二爺之謂矣
潔淨女子也學活
名釣譽調侃世人
不少非神嘆不能
作此怪論
上一段總論寶玉
以為過勝文字後
又別開勝景矣
以上已將寶玉被
打後諸事收拾淨
盡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分付他以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一則打重了。要著實將養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嬾嬾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一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玩。坐臥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卻每日甘心為諸丫頭充役。可以卻病延年。竟也得十分消閒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偏用寶釵妙法。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沽名釣譽人了。國賊祿蠹之流。世固不少。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為引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閣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衆人見他如此瘋癲。也都不向他說正經話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會勸他去立身揚名。所以深敬黛玉。的是知己。閒言少述。如今且說王

以下入月例銀一段以襲人爲正主平兒真水母之蝦王夫人房中四個大丫頭卽金玉釧等月例銀每人一兩鳳姐真是不擇細流者作者曲折寫到所以深惡而痛絕之也

此事卻安頓得好鳳姐兒之禮收落衆僕人之眼合落

鳳姐。大書特書承上文接來便文氣不斷。自見金釧兒死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己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問平兒。平兒冷笑道。奶奶連這個都想不起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裏的丫頭。如今太太房裏有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只幾百錢。想是五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看來這起人也太不知足錢也賺了。苦事情又攤不著。弄個丫頭。搪塞身子。就罷了。又要想這個也罷了。他們幾家的錢。也不能容易化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只管耽延著。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裏。大家喫西瓜。點醒時令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的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著一個人了。太太或看準了那個丫頭。就分付了。下月好發放月錢。王夫人聽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穀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只是原是舊例。別人屋裏還有兩個哩。太太倒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的。王夫人聽了。又想。道。也罷。這個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玉釧兒罷。他姐姐伏侍了我一場。沒個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著我。喫個雙分子。也不爲過。鳳姐答應著。回頭望著玉釧

姨娘的月例銀每人二兩

丫頭月錢每人一兩
甲惟有姨娘房中
之丫頭舊年議定
減半

牙尖齒利
不惟不該怨他且
應謝他真是會說

此亦富貴人家大
帳房之通病
王夫人之注意在
此故有此問也

賈母處大丫頭七
人除鴛鴦鸚鵡玳
瑁外無名可考矣

賈母處丫頭月例
銀每人一兩

詬有刺
怡紅院中之大丫
頭七個除晴麝秋
綺四人小丫頭八
個除佳蕙墜兒定
考三人餘無名可
考矣○觀此知小

兒笑道大喜大喜玉釧兒過來叩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
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寶兄弟不知多少共是四兩
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得奇虛心了忙道怎麼不按數
給王夫人道前兒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串錢是什麼緣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
的丫頭月例原是各人一吊錢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丫頭每位分例減半人
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抱怨不著我我倒樂得給呢他們外頭
又扣著我難道添上不成這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倒說
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為是他們說只有這個數叫我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裏每
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先時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饑荒何曾順順溜溜的得過一
遭兒王夫人聽說就停了半晌又問老太太屋裏幾個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
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並沒有兩的丫頭襲人還算老太太
太房裏的人鳳姐笑道襲人還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
老太太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
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裏也添上
一個纔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丫頭每月各人月錢一吊佳蕙等八個小
丫頭們每月各人月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聽

丫頭之月錢亦是減半非獨姨娘房中之丫頭如是也想了半日爲襲人想也王夫人月例銀每月二十兩襲人分例竟與趙周二姨一樣夫人之意意襲人者可知矣又誰知日後之事竟有不然者惟鳳姐能知襲人其聲氣同也薛姨媽亦在其籠罩中矣反照後文之襲人明放不如暗放的好王夫人不將襲人開臉使可再嫁未知日後如何感激王夫人

鳳丫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車子似的。奇喻。只聽他的帳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纔要笑。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丫頭送去。老太太使喚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裏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去。全仗前番取香露時之一席話。以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要他保全寶玉之聲名體面。所謂不孤負他也。鳳姐一一的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裏頭帶著剛硬。要強這個寶玉。實在難得。王夫人含淚說道。有感於前言也。你們那裏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彀得他長長遠遠的服侍一輩子。也就罷了。未必鳳姐道。既這樣。就開了臉。明放在屋裏。豈不好。微旨。王夫人道。這不好。一則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他丫頭。只怕名爲丫頭。實非丫頭矣。總有放縱的事。倒能聽他的勸。如今做了跟前人。不開面。難道不算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著渾得好。等再過兩三年。再說。只怕來不及矣。說畢。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剛至廊簷下。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的。見他出來。都笑道。奶奶今兒回什麼事。說了這半天。可不要熱著。鳳姐把袖子挽

段文字
以下接寫絳芸軒
夢兆一段

寶釵姐順路來至
怡紅院並非有意
也

鳥猶如此人何以
堪只此橫三豎四
四字寫得神情活
現
悄悄者恐驚寶兄
弟之睡也
幸不作虧心事

凡聞香就撲者都
是花心裏長的小

了。幾。挽。站。著。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裏。過。堂。風。倒。涼。快。吹。一。吹。再。走。隨。路。點。景。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後。倒。要。幹。幾。件。刻。薄。事。了。抱。怨。給。太。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們。別。做。娘。的。春。夢。了。明。兒。一。箇。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抱。怨。了。嗒。們。也。不。想。一。想。自。己。可。配。使。三。個。丫。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挑。補。賈。母。房。中。之。丫。頭。也。卻。說。薛。姨。媽。等。這。裏。喫。畢。西。瓜。應。上。文。又。說。一。回。閒。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說。立。刻。要。洗。澡。各。自。散。了。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欲。尋。寶。玉。去。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中。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著。了。寶。釵。便。順。著。遊。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牀。上。橫。三。豎。四。都。是。丫。頭。們。睡。覺。轉。過。十。錦。格。子。來。至。寶。玉。房。內。寶。玉。在。牀。上。睡。著。了。襲。人。坐。在。身。旁。手。裏。做。絨。綫。旁。邊。放。著。一。柄。白。犀。塵。寶。釵。走。近。前。去。悄。悄。的。笑。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個。屋。裏。還。有。蒼。蠅。蚊。子。還。拿。蠅。刷。子。趕。什。麼。引。出。一。段。議。論。來。襲。人。不。防。猛。擡。頭。見。是。寶。釵。忙。放。絨。綫。起。身。悄。悄。笑。道。姑。娘。來。了。我。倒。不。防。嚇。了。一。跳。姑。娘。不。知。道。雖。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蟲。子。從。這。紗。眼。裏。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著。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叮。的。寶。釵。道。怨。不。得。得。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裏。頭。又。香。這。種。蟲。子。都。是。花。心。裏。長。的。聞。香。就。撲。可。名。憐。香。蟲。說。著。一。面。

蟲子諸公聽者
爲兜肚出力一段
還有是誰的寶姐
姐真個糊塗
觀此論花姑娘亦
煞費苦心我雖有
時憾之而實愛之

襲人猶可坐而況
其爲我乎

與寶玉春時過瀟
湘館向窗外看伸
懶腰一箇情景
亭午睡熟有人旁
邊陪坐宛讀琴瑟
靜好之詩偷觀者
能不入目刺心
湘雲卻也厚道
妹妹何以爲情
木者絳珠草石者
補天石也

就瞧他手裏的絨絨原來是個白綾紅裏的兜肚上面繡著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阿呀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麼大工夫襲人向牀上掀嘴兒傳神寶釵笑道這麼大了還帶這個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特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裏總蓋不嚴些兒也就罷了與五十四回麝秋對寶玉云子細風吹肚子一樣憐惜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身上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耐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疼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著就走了寶釵只顧看著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那個所在自有留心的來了因又見那個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鍼來就替他做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裏去找襲人林黛玉卻來至窗外隔著紗窗往裏一看只見寶玉穿著銀紅紗衫子隨便睡著在牀上林妹妹已說見矣並非見了寶哥又見寶姐也寶釵坐在身旁做絨絨旁邊放著蠅刷子天下竟有如此不湊巧之事林黛玉見了這個景兒是真景活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著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偏有此做作湘雲一見他這般光景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黛玉口裏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說午間要到池子裏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咱們那裏找他去黛玉心下明

姐如何以爲情一
曰正要告訴你一
句得含糊妙
說得含糊妙
告訴他什麼話讀
者當知之

有什麼不好意思
但未過明路耳

回照甚妙

竟成後日讖語
爲末卷蔣琪官寫
照○姑娘甘死不
怕○二爺做和尚去
麼○然則聽不見看
見便可以失節嫁

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走了。未免有情這裏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尙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寶釵聽了這話難爲其聽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進來笑道還沒有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纔撞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有進來寶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襲人紅了臉笑道總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經說的寶釵笑道今兒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爲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頭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裏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教與王夫人叩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倒把襲人不好意思的羞也莫羞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了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裏走了一趟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裏沒著落終久算什麼說那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嚇我從今以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聽了便冷笑道你倒別這麼說從此以來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便走此亦強詞奪理寶玉笑道便就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教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沒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強盜賊我也跟著罷然則跟小且何如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人活一百歲橫豈要死這一口氣不在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

人乎鬻人終身之誤在此一言

是偏論實是的是誰謂其狀者極大議論抉盡千古殉難者之心

胡彈亂諫四字罵

當路者讀此不知汗顏否

此等議論愈出愈奇可謂真正情種

矣卻與第十九回所云化成輕煙被風吹散等語意同

以上一段結絳芸軒夢兆文字

以下接前畫書一

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罷不用你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實聽了這些盡情實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冒撞了連忙笑著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日喜歡的春風秋月再談及那粉淡脂紅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聽至濃快處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只要死的好那些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究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來置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他只顧圖汗馬之名猛拚一死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皆出於不得已他纔死寶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疏謀少略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記在心裏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諫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他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有造化該死於時的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彀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託生爲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寶玉方合眼睡著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寶玉因各處遊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曲子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個女孩兒中

段寫梨香院齡官
慢些慢些不要唐
突他不聽你的話
恐遭沒臉
是遊園驚夢曲
寶二爺第二次碰
釘子
前次畫齋之人方
知是齡官
寶玉也有紅了臉
之一日
除了齋二爺便是
寶二爺也不唱的
齋之與齡其交情
可思矣妙在從寶
官言語中傳出要
什麼去變弄一言
而前後骨節俱靈
動
是叔姪相見規矩
卻不邀寶叔叔同
到齡官房中去直
使寶哥悶殺
只一笑字傳出齋
兒又愛他又怕惱
他的光景
齋之於齡獻小殷
勤而已

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著意出角門來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內。見寶玉來了。都笑讓坐。寶玉因問齡官在那裏。都告訴他說。在他房裏呢。寶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來。聞風不動。寶玉在身旁坐下。又素昔與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來陪笑。央他起來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擡身起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薔薇花下畫齋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況。從來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寶官等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寶玉便說了出來。寶官便說道。只略等一等。齋二爺來了。他叫他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因問齋哥兒那裏去了。寶官道。纔出去了一定。就是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以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齋從外頭來了。手裏提著個雀兒籠子。上面繫著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興興頭頭往裏來。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個什麼。雀兒會銜旗串戲。賈齋笑道。是個玉頂金頭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齋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房裏來。寶玉此刻把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麼樣。只見賈齋進去。笑道。你來瞧。這個頑意兒。妙齡官起身問是什麼。賈齋道。買了雀兒。你頑省得天天悶的無個開心的。我先頑個你看。說著便拿些穀子。哄的那個雀兒。果然在那戲臺上。亂串銜鬼臉旗幟。衆女孩子道。有趣。獨齡官冷笑了兩聲。賭

齡官的性情亦難
摸捉。舍陪笑之外無他
法也。故曰只管一
寫出撒嬌撒癡一
片口聲使賈齋左
也不是右也。不是
真真天地間。不是
真不受籠絡之人。
一二兩銀子只算
買得一場淘氣。
將齋兒各種又愛
又長光景。躍躍紙
上想齡官舉動語
言。直是聲卿一個
影子。賈齋與齡官皆非
讀書通文理者。一
味呢呢兒女語。不
得與寶林輩比。其
分毫也。

此一層用筆又令人捉摸不到。必如
此一分折方寫出情
到十分。○以上俱
從齋兒身上落筆
此卻從齡官身上
寫出愛惜齋兒數
言仍妙語言中帶
放刁氣寶哥聞之
氣仍睡著去了。一盆熱火一瓢冷水。賈齋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裏。學這個撈什子。還不算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偏生幹這個。你分明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齋聽了。不覺忙起來。連忙賭神發誓。又道：今兒我那裏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原是大造次了。罷罷。放了生免你的災病。說著。果然將那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個老雀兒在窩裏。你拿了他來。弄這個撈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太打發人來找你。叫你請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兒。偏是我這沒人管的。沒人理的。又偏病賈齋聽說。連忙說道：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喫兩劑藥。後兒再瞧瞧。誰知今兒反吐了。這會子就請他去說。著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了。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齋聽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叫站住。便站住。妙寶玉見了這般景況。不覺癡了。這纔領會過畫齋深意。圖樺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站了也無趣味。賈齋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人。寶哥之走。齋兒直不看見。倒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算。癡癡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黛玉和襲人坐著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兒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淚。罷了。林妹妹之淚。已一生殺你受用。還要妄想別人耶。○千

而不礙者亦不成
寶哥矣
以上結誓論一事
妙在對髮人說得
來沒頭沒緒
倘天下之眼淚盡
漂著你一個人當
不止昨夜所云成
淚河抑亦當成淚
海矣
各人得各人的眼
淚洵爲名論若村
廬之搶地呼天號
咷不已者其淚從
同
薛姨媽生日只此
處一提
姨媽雖不惱只怕
寶姐姐惱
又是姨媽又是丈
母如何可以不去
磕個頭耶
無意中之言寶哥
哥如何解得
林妹妹寶哥哥冷
話以提醒了一句
明日不得不去也
史妹妹要回家明
日薛姨媽之壽辰

古名論此書揭出古之傷心人。襲人只道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瘋了。寶玉默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爲誰。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裏著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聽見說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裏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來。到那裏磕個頭。喫鍾茶再來。豈不好看。寶玉尙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著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走。寶玉不解。忙問什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著了。就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著。忽見史湘雲穿得齊齊整整走來。辭說家裏打發人來接他。寶玉黛玉聽說。忙站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黛兩個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屈。少時寶釵趕來。愈覺繾綣難捨。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嬌娘待他家去。又恐怕受氣。因此倒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他。倒是史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付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著我自必要

又少一個熱鬧人
雲兒亦深於情者
寶姐到底胸有
經緯
悄悄囑付者恐其
家人聞之也
雲兒自從三十一
回晴雯撒扇子後
來府中至此方纔
回去

不錯

提著的。好等老太太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著他上車去了。無限傷心。大家方纔進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母若不分付小使。過了八月。方許寶玉出二門。則此四五月。中寶玉在園中諸事。無從細敘。此文章開展法。

寶釵輩時常見機勸導。惟黛玉自幼不勸寶玉立身揚名。作者只用閒筆一寫。以省絮煩。而黛玉之一味情癡。不知正道。已顯然可見。

借衆人想要金釧月錢。引出王夫人厚待襲人。與周趙二姨一樣。接棒自然。鳳姐說環兄弟該添一個丫頭。是反挑筆。

寶釵刺繡。尚可蠅刷。實在可疑。不但黛玉疑。湘雲亦不免于疑。借寶玉夢中說出木石姻緣。直伏後來出走情事。

寶釵告訴襲人的話。是在同出怡紅院。一面走一面說的。書中藏而不露。妙極。寶玉議論忠臣良將皆非正死。又說到自己即死於此時。一派獸耶。總因通靈爲情。欲蒙蔽之故。

寶玉要得衆人眼淚。漂化屍身。又因齡官鍾情賈薔。說不能全得衆人眼淚。是總結。三十三回寶玉受責後衆多眼淚。

寶玉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其悟雖是其迷愈甚。

齡官一層。固是宣明三十回中畫字之意。實是爲黛玉陪襯。雀兒串戲。是鸚鵡念詩陪襯。

湘雲忽然回去。引起不入海棠社。臨行悄囑寶玉。引起同擬菊花題。兩番詩會。便不合掌。

大某山民評曰

前段寫分例銀。是花姑娘。分未正而名已定也。此段寫夢中語。是薛姑娘。名未正而分已定也。吾蓋爲顰兒晴姐歎焉。

小紅之於芸兒。一味以柔勝。椿齡之於蕙兒。一味以剛勝。小紅不得志於寶哥。然後有芸兒。齡官既得志於蕙兒。又安有寶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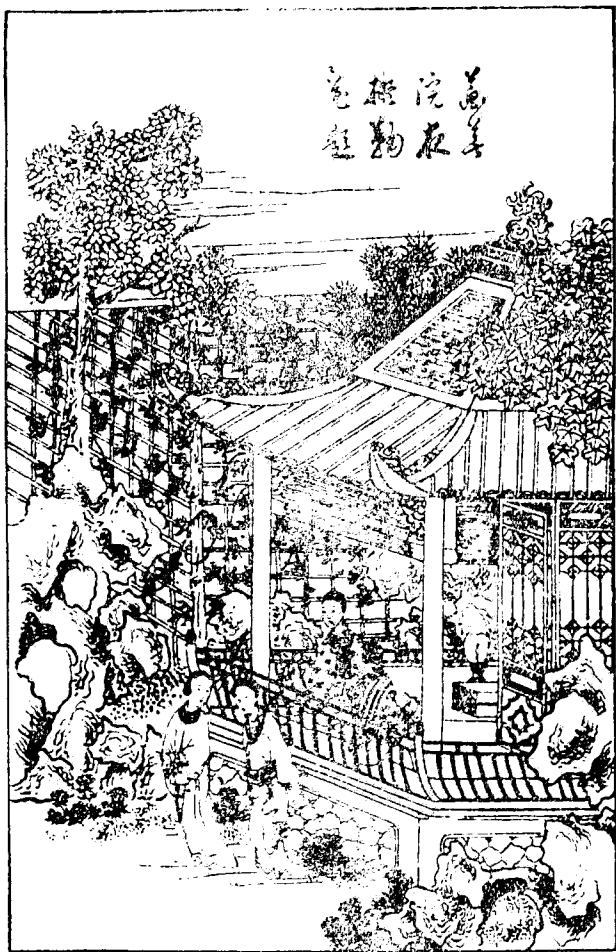
寫賈薔齡官。另有一種情意。能繡鳳凰者。必能改織鴛鴦。非同村夫子講書。終日喃喃。只此一義也。

此回是壬子年六月間事。

休坐結棠
爽憫悔社



萬年
院在
極物
意趣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三十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以上白寶玉出梨
香院至湘雲回家
一小段作過脈文
字八字仕途中所
此見者
學差不是科甲出
身人作者大書特
書之是耶非耶
又以賈政出差一
小段引起下文寶
玉一段
以下入海棠詩社
一段
翠墨乃探春之婢
也
吐屬風雅
尺牘欠佳非雪芹
才短也蓋見近世
結吟社者其筆札
往來大概如此遂
依樣為葫蘆想鸞
鳳學燕雀之鳴亦
甚喫力
雅似唐人小啓

話說史湘雲回家後。寶玉等仍不過在園中嬉遊吟詠不題。且說賈政自元妃歸省之後。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見他人品端方。風聲清肅。雖非科第出身。卻是書香世代。因特將他點了學差。亘古未有也。無非是選拔真才之意。這賈政只得奉了旨。擇於七月二十日起身。點醒時。令已入秋中。是日拜別過宗祠及賈母。起身而去。寶玉等如何送行。以及賈政出差外面諸事。不及細述。單表寶玉自賈政起身之後。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遊蕩。可見無所不至。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微旨這日。甚覺無聊。便往賈母王夫人處來混了一混。混字妙。仍舊進園來了。剛換了衣服。只見翠墨進來。手裏拿著一幅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喫藥了。不過是著一點涼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妹探謹啟。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未忍就臥。漏已三轉。猶徘徊桐檻之下。竟為風露所欺。致獲探薪之患。昨親勞撫。囑已復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蹟見賜。抑何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處默。忽思歷來古人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北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

踏雪句借用不然
夏秋之交何有雪
耶

父一而已奈何便
認是可認也孰不
可認也然李笠翁
所著傳奇有出錢
買父者則芸兒尙
屬便宜
牛面不通文理寫
得畢肖

可謂不謀而合想
三位姑娘亦以柬
招之

雖因一時之偶興。每成千古之佳談。妹雖不才。幸叨陪泉石之間。兼慕薛林雅調。風庭月榭。惜未識及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雄才蓮社。獨許鬚眉不教雅會。東山讓余脂粉耶。若蒙踏雪而來。敢請掃花以俟。謹啓。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裏拿著一個字帖兒。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等著呢。這是叫我送來的。寶玉拆開看時。寫道。

不肖男芸。恭請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天恩。認於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託大人洪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並認得許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是親生一般。便留下賞玩。因近日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啓。並叩台安。男芸跪書一笑。

寶玉看了。笑問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得他想着。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裏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裏了。衆人見他進來。都大笑說。又來了一個探春。笑道。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了個念頭。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果然誰知一招。皆到。寶玉笑道。可

林妹妹云不敢未免太謙
既曰正經又曰大事的是獸公子口
善起忙頭
李執掌壇卻好

人必起個別號今之市井與壘莫不爾爾矣
秋爽居士是亦不俗

雅贖

頗不愧此雅號

惜遲了。早該起個社的。黛玉說道。此時還不算遲。也沒什麼可惜。但是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我是不敢的。適形其詐。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寶玉道。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只管說出來。大家評論。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句話兒。寶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李執也來了。進門笑道。雅的很呀。要起詩社。我自舉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會做詩。瞎鬧些什麼。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幫你作興起來。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咱們就是詩翁了。只怕是詩婆。先把這些姐妹。叔叔的字樣。改了纔不俗。李執道。極是何不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倒雅。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佔的。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確。又累贅。這裏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桐蕉。起個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是喜芭蕉的。就稱蕉下客。罷衆人都道。別緻有趣。黛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牽字妙。燉了肉脯子來喫。酒衆人不解。黛玉笑道。莊子云。蕉葉復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麼。快做了鹿脯來。衆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你別忙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衆人道。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故名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那竹子。想來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做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也不言語。李執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個字。衆人忙問是什

無事忙三字直可
作寶釵哥諡法
寶釵舊號絳洞花
主前書未見何也

身分卻當

菱洲以不會作詩
謂白起個號今人
紛紛咸有別號視
此能無愧然

今之不能詩而入
詩社者只討得清
雅二字耳

李嫂七律一首
應制七律一首
謂其不能詩者

麼。李執道。我是封他為蘅蕪君。不知你們以為如何。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得很。李執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主。就是了。寶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做什麼。探春道。你的號多得很。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著就是了。寶釵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卻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閒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閒人。也能了。寶玉笑道。當不起。當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李執道。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麼。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做什麼。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執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教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做詩。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執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裏地方大。竟在我那裏作社。我雖不能做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容我做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於是要推我做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彀。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做。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腳。我們也隨便做一首。你們四個。卻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

李執卻有大段議論誰謂其不風雅耶
往往起主意之人歸根必被人所管不特今日有然也讀者試思之

不從寶玉提起而從李執提起最妙
寶姐姐真得詩中三昧者

好韻必有好詩元字韻有三音此一拿也可云巧矣到底是一會者不忙且寫一種詩人風

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說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罷了。此探春之言也。只是自想好笑。好好的我起了個主意。反叫你們三個來管起我來了。自起主意。反受人管。故曰一動不如一靜。寶玉道。既這樣。咱們就往稻香村去。李執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是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寶釵說道。一月只要兩次就殺了。是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也情願加一社。的或請到他那裏去。或俯就了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是衆人都道。這個主意最好。探春道。這原係我起的主意。我須得先做個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高興。李執道。既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題。菱洲限韻。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拈鬮公道。李執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擡進兩盆白海棠來。擡進一個題目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詠起他來。迎春道。花還未賞。倒先做詩。是不會做詩人意見。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纔做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寓情耳。若等見了做如今也沒這些詩了。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韻說著。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書來。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衆人看了。都該做七言律。卻配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丫頭道。你隨口說一個字來。那丫頭正倚門立著。便說了個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韻。十三元了。這頭一個韻。定要門字說著。又

致可見品格獨高
天機活潑是美人
是才女迥非煙視
媚行者可比
寫出寶哥哥推敲
光景
寶哥哥何其鈍也
令我憶省親汗下
時矣

近來不善作而善
看者最多特不能
公道耳即要公道
亦苦不能也

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屨。又命那小丫頭隨手拿四塊。那丫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玉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做呢。侍書一樣預備下四份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黛玉或撫弄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全丫鬟們嘲笑迎春，又命丫鬟點了一枝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好香名，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以此爲限。如香燼未成，便要受罰。是掇刻燭舊例。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己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卻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著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關照黛玉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膽寫出來，因說道：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纔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要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麼。做詩黛玉也不理。如畫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著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卻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

詠海棠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爲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秀句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詠黃昏。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灑脫流利

清穩而已

的評

一開口便不猶人

收句寫得幽鬱斯
爲文如其人
平允之論

絳洞花主之臧否
大有私心是論人

珍重芳姿畫掩門。自攜手。鬢灌苔盆。胭脂洗淨。秋階影。冰雪招來。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豔。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白帝宜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執笑道。到底是蘅蕪君說著。又看寶玉的道。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爲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獨倚畫闌。如有意。清礎怨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執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著。提筆一揮而就。擲與衆人。李執等看他寫道。

半捲湘簾半掩門。碾冰爲土玉爲盆。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彩來。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

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真是妙句。

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逢綉袂。秋閨怨女拭啼痕。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

衆人看了都道。這首爲上。李執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蕪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執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最公。又笑道。只是蘅蕪二首。還要斟酌。李執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寶玉又何說之辭。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執道。從此後。我定

不論詩凡操月旦者誠如尊命即四十九回之所云正日也然則彼之所云正日也其探春出口風雅可稱通人

以上結海棠社一段文字以下插入寶玉房中諸婢瑣事一段爲後來晴雯病中請醫諸婢不識戲子作一映筆癡人此等處頗識大體受賞人卻有此等做作

觀此數語可知襲人以外諸丫頭莫

於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裏去寶玉道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忒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就叫個海棠詩社罷好社名雖然俗些因真此事也就不礙了並不俗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菓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無話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那裏來的婆子們便將前番緣故說了襲人聽說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裏坐了自己走到房內稱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錢走來都遞與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擡花兒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喫罷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天有四個原預備裏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分付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兒寶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叫後門上小子們雇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裏拿錢不用叫他們往前頭混碰去婆子答應著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卻見格子上碟槽空著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鍼黹襲人問道這一個纏絲白瑪瑙碟子好器具那裏去了衆人見問你看我我看你都

不供其指揮。人
之權亦大矣。夫固
誰使其然。

真揣摩入髓之文

此是老太太因類
而推的講究。並不
是看上你秋姑娘

趙姨娘在旁當有
離乎其爲情者

爲襲人一照

同黛玉得宮花時
一槩口氣。吾故云
晴姐乃襲兒影子
也。

正大光明之論

想。不。起。來。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
伙。多。巴。巴。的。拿。這。個。去。晴。雯。道。我。何。嘗。不。是。這。樣。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我。送
去。三。姑。娘。見。了。也。說。好。看。連。碟。子。放。著。就。沒。帶。來。你。再。瞧。那。槁。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
還。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提。起。這。個。瓶。來。我。又。想。起。笑。話。來。了。我。們。寶。二。爺。的。孝。心。一。動。也
孝。敬。到。二。十。分。那。日。見。園。裏。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
己。園。裏。纔。新。開。的。鮮。花。兒。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
叫。個。人。拿。著。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
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不。見。人。就。說。到。底。是。寶。玉
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
說。話。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兒。的。生。得。單。弱。這
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是。小。事。難。得。這。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裏。太。太。正。和。二
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要。給。那。一。個。一。見。了
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旁。邊。湊。趣。兒。誇。寶。二。爺。又。是。怎。樣。孝。敬。又。是
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常。著。衆。人。太。太。臉。上。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太
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豎。也。得。卻。不。像。這。個。彩
頭。晴。雯。笑。道。吓。好。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你。還。充。有

卻是他比你高貴
其利如刃
晴姑娘胸中自有
一種憤憤者在並
不是挑唆秋紋也

此等處可以見秋
姐心地和平
晴一則安分循道
沿一則仗氣有志
理一行其是

筆筆正錄非修竹
不能彈芭蕉也
計及月例錢晴雯

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裏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暗中明指。把好的給他剩的。纔給我。我寧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忙問道。給這屋裏誰的。我因為前日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給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我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退還太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自聽了歡喜。歡喜。那怕給這屋裏的狗剩下的。罵得妙。我只領太太的恩典。也不去管別的事。衆人聽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兒。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姐得了我。實不知道我。陪個不是。罷。襲人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收到正文。麝月道。那瓶也該得空收來了。老太太屋裏還罷了。太太屋裏人多手雜。別人還可。已趙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裏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太太也不大管這些。不如早些收來。是正經。晴雯聽說。便擲下。鍼。勸道。應上文。這話倒是等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去取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道。我偏取一遭兒去。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統共秋丫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裏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碰不見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裏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我也定不得說。著又笑道。你們別和我裝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此句最刻。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

未免有情。乃以冷
笑出之。則看不起
襲人之久矣。

襲人之言層層都
到

詩社而什麼的是
無知丫頭口吻

以下接寫接湘雲
到賈府續前海棠
社爲菊花社一段

此等話頭真體會
人情之至矣

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裏取了碟子來。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
嬖嬖來。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
西去。宋嬖嬖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襲人聽說。便端過
兩個小攝絲盒子來。先揭開一個。裏面裝的是紅菱雞頭兩樣鮮菓。又揭那一個。是一碟
子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嚼們這裏園裏新結的菓子。寶二爺送來
與姑娘嘗嘗。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這絹包兒裏頭。是姑娘上
日叫我做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將就著用罷。替我們請安。替二爺問好。就是了。宋嬖嬖
道。寶二爺不知還有什麼說的。姑娘再問問去。回來別又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纔可
是在三姑娘那裏麼。秋紋道。他們都在那裏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都做詩。想來沒話。你
只管去罷。宋嬖嬖聽了。便拿東西出去穿戴了。襲人又囑付他們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
車等著呢。宋嬖嬖去了。不在話下。一時寶玉回來。先忙著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
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嬖嬖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
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裏有件事。只是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
裏若少了。他還有個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
裏又作不得。卡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若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
用。寶玉道。不妨事。找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著。宋嬖嬖已經回來。道。生受與襲人

的是史姑娘脾氣
雖無事忙卻是熱
心人

姑娘真雅人

好歹不管便是能
詩者有心求好者
必至不好

道乏。又說問二爺做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做詩呢。史姑娘道。他們做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寶玉聽了。轉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著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纔來了。寶玉放了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與他韻腳。他後來的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拿韻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醜。豈敢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願。衆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麼忘了他。遂忙告訴他詩韻。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著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先笑說道。我卻依韻和了兩首。好歹我都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著遞與衆人。衆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兩首。那裏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的一面說。一面看時。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耐冷。非關倩女欲離魂。流利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卻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其一
蘅芷階通蘿薛門。也宜牆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爲悲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裏淚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月。月字複色昏。其二

二詩俱佳

燈下清談吐滂沛
乎寸心竟成詩話
一則率爾操觚家
當奉以瓣香
寶姐爲雲兒設
身處地真是好姊
妹

雲兒處境其實可
憐得姊姊如此鑒
原方且感激之不
暇矣
如寶釵者眞雲兒
之知己也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個不枉做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的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詩與他評論了一回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院去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裏你又做不得主一個月統共那幾吊錢你還不彀使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孀娘聽見了一發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也不彀難道爲這個家去要不成就還是和這裏要呢一席話提醒了湘雲倒躊躇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想主意必好我們當舖裏有一個夥計他家田裏出的好螃蟹前兒送了幾個來現在這裏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屋裏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喫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裏賞桂花喫螃蟹因爲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普統一請等他們散了咱們有多少詩做不得麼我和我哥哥說要他幾簍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舖子裏取上幾壘好酒來再備四五桌菓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想的周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爲你的話你千萬別多心想著我小看了你咱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找就好好叫他們辦去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倒多心待我了。我憑他怎麼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還成個人麼我若不把姐姐當親姐姐一樣看待

巧題險韻究不
會做詩人騙人
一法然只騙得
斷不能騙不
題險韻之真詩
風雅非婦女本
凡掃眉才子可
韋絃之佩
不得以為迂論

如今此等出題法
已感濫觴

上回那些家常煩雜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寶釵聽說便喚一個婆子來出去和大爺說。照前日的大螃蟹要幾簍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了人了。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裏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中那裏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若題目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不得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說熟話。然亦不可過於求生。只要頭一件主意清新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鍼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閒了。倒是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著。因笑道。我如今心裏想著。昨日做了海棠詩。我如今要做個菊花詩。如何。寶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著。恐落套。寶釵想了一想。說道。我有了。如今以菊花為賓。以人為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要兩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實字就用菊花。虛字便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詠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很做。也不能落套。賦景詠物兩關著。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卻很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纔好。你先想一個我聽聽。寶釵想了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能了。只是也有人做過。若題目多。這個也搭的上。我又有一個。湘雲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爽性提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著。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

必要湊成十二題
寶釵湘雲亦究竟
未能免俗

總束一筆
風雅之至寶釵可
人
限韻爲小家派偉
哉言乎恐被俗學
譏誚耳
近來有專以韻難
人者恐爲寶姑娘
所笑也

個還不成幅。爽性湊成十二個。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寶釵聽說。又想了兩個。一共湊成十二個。說道。既這樣一發。編出他個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個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爲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詠菊。既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爲畫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如何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詠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感。這便是三秋の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詩。何苦爲韻所縛。咱們別學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爲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爲此。難人。湘雲道。這話很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咱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做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能那一個。就做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做也。不能的。作一首也可。高才捷足者。爲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趕著又做。罰他便完了。湘雲道。這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纔息燈安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八月將終。賈母所限寶玉出門之期已近。乃賈政又奉差遠出。寶玉更可任意遊蕩。以便敘及結社等事。文章生波再展法。

探春纔起意結社。賈芸適送白海棠。借此立名。便不著迹。

探春札甚雅。芸兒字極俗。映襯好看。

寶玉別號。卻有三個。又聽人混叫。活變不板。

未見白海棠。先擬詩社題。與後文菊花題。不用實字用虛字。俱是文章避實法。

李紈評詩。以寶釵詩含蓄渾厚。取爲第一。眼力見識甚高。

各人海棠詩。俱暗寫各人性情。遭際。而黛玉更覺顯露。

借送菓品。引出史湘雲。又借尋瑪瑙碟子。引出送桂花。爲下文賞桂伏筆。

王夫人給襲人碗菜月錢。是明寫。給衣服。在衆丫頭口中說出。是暗寫。一樣事。兩樣

寫法。方不雷同。

湘雲補詩二首。第一首是寶釵影子。第二首是黛玉影子。

海棠是初起小社。連湘雲補作。只有六首。菊花是續起大社。故有十二首。

海棠結社。已伏九十四回之花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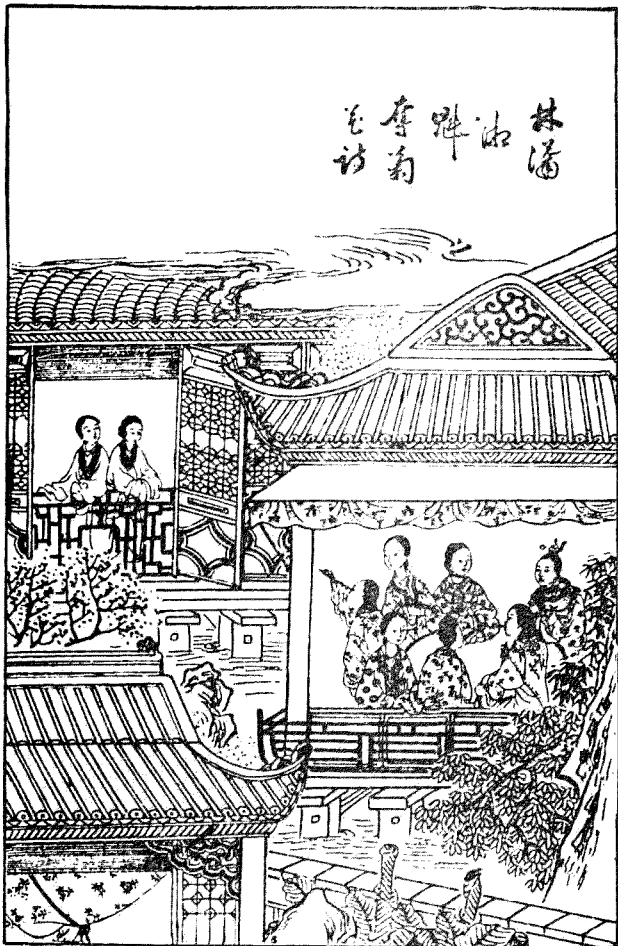
寶釵想出賞桂喫蟹。代湘雲作東。遍請一家。文章開拓變換。既照應寶玉送桂花。又

引起下回借蟹譏諷一層。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壬子年八月間事。

林潘
如
醉
奪菊
毛訪



薛
蟠
詠
蘇
吟
賦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三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以上完開社商題一車

彷彿有此境界令我神往於其間矣
補前寶玉遭政者遊湖題額時未寫之景

情景如畫

真寫得如在目前
必時寫買母寶寶者為後文張本也
補題聯額時所未備

話說寶釵湘雲計議已定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道倒是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處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裏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著水眼也漂亮賈母聽了說這話很是說著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迴廊亦是跨水接峯後面又有曲折橋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攙著賈母口裏說道老祖宗只管邁步大走不相干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吱的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杆外另放著兩張竹案一個上面設著杯筯酒具一個上面設著茶筯茶具各色盞碟那邊有兩三個丫頭搨風爐煎茶這一邊另外幾個丫頭也搨風爐燙酒呢賈母忙笑問這茶想必很好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姐幫著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個孩子細緻凡事想得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對子命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槩

菱藕香深瀉竹橋

寫史氏舊有枕霞閣爲湘雲取別號少年時淘氣真涉筆成趣之文所謂大難不死者必有後福其信然耶

鳳兒此等詼諧真是匪夷所思

真要撕你的油嘴

連二奶奶做事神鬼似的儘多著哩共三桌十二人賈府此等規矩卻并非有條殊得吃蟹之法

賈母聽了。又擡頭看扁。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裏也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姊妹們。這麼大年紀。同姊妹們。天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腳。掉下去。幾乎要淹死。好不容易。救了上來。到底被那木釘碰破了頭。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碰破的。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了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個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個窩兒。因爲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倒凸高出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衆人都笑軟了。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兒。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姐道。回來喫螃蟹。點醒正文恐積了冷在心裏。討老祖宗笑一笑。開心。一高興多喫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日叫你日夜跟著我。我倒常常笑。覺得開開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爲喜歡他。纔慣得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日越發無理了。賈母笑道。我喜歡他。這樣。況且他又真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了。沒的倒叫他們神鬼似的。做什麼。有厚福人語說著。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姐忙著安放盃筯。上面一桌。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桌。史湘雲王夫人春探春惜春。西邊靠門一小桌。李紈和鳳姐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桌上伺候。鳳姐分付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蒸籠裏。拿十個來喫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

排場

難道周姨孃處不
送去
又一桌五人連上
三桌共十七人

卻與後文五十四
回黛玉以酒盃送
至寶玉脣邊寶玉
一氣飲乾同此模
樣
剔一殼肉以給下
酒侍姬殷勤情狀
構象而肖
鳳姐戲鴛鴦謂要
討作小老婆為後
文教老事一影
將來現報把你看
不信尋常細事亦
如許酣飽淋漓

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己剝著喫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燙得滾熱的拿來。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兒桂花蕊燻的菘豆麵子預備洗手。史湘雲陪著喫了一個便坐下。來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喫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喫。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邊廊上擺了兩席。讓鴛鴦、琥珀、彩霞、雲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裏伺候。我可喫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著史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個景兒。鳳姐仍舊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喫得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做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丫頭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還抱怨我。還不快斟一鍾酒來。我喫呢。鴛鴦笑著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邊。鳳姐一挺脖子。喫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鳳姐。唇邊。那鳳姐也喫了。平兒早剔了一殼子。黃送來。鳳姐道：多倒些薑醋。一回也喫了。笑道：你們坐著喫罷。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沒臉。喫我們的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少和我作怪。你知道你連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做小老婆呢。鴛鴦紅了臉道：啐。這也是做奶奶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算不得。算了罷。說著趕來就要抹鳳姐兒。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笑道：鴛鴦丫頭要去了。平丫頭還饒他。你們看看他沒有喫了。兩個螃蟹倒呷了一碟子醋呢。雅贖生風。平兒

一驟一撞一抹寫得最有情。看何等活潑靈變。不似提著筆管。只會老實寫出者。真絕世才子之文。高聲二字形容得妙。曰驚鴛等而高聲說者不止一鴛。意矣。想見其燕鶯嘈雜之妙。主子為奴才打架作者。有奴才馬敢吃螃蟹而蟹腿羹了。滿桌暗寫富貴家飲食暴珍。如看海上風濤迷離五色。可謂筆筆顧到。時鳳姐平兒亦隨賈母等去矣。觀後文平兒重來便知老成閱歷之言。史妹妹可謂面面都到矣。是以博衆人歡喜也。又是七人連前共二十四人。

手裏正剝下個滿黃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拿著螃蟹照琥珀臉上來抹。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著往傍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恰的抹在鳳姐腮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防嚇了一跳。阿呀。了一聲。衆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來。我亦爲之大笑。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喫花了眼了。混抹你娘。平兒忙趕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這纔是現報呢。賈母那邊聽見一疊連聲。問見了什麼了。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笑鴛鴦等忙高聲笑回道。二奶奶來搶螃蟹。喫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螃蟹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聽了也笑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兒的那小腿子。臍子給他喫點子也完了。鴛鴦等笑著答應了。高聲的說道。這滿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喫就是了。獨聞鴛鴦高聲。鳳姐洗了手走來。又服侍賈母等喫了一回。黛玉弱不敢多喫。只喫了一點夾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也不喫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問賈母說。這裏風大。纔又喫了螃蟹。老太太還是回房去歇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逛罷。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麼說。你們就都去罷。回頭囑付湘雲。別讓你寶二哥。林姐姐多喫了。湘雲答應著。又囑付湘雲寶釵二人說。兩個也別多喫。那東西雖好。喫不是什麼好的。喫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著。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你們且做詩。入正文。把那大團圓桌子放。

可云無不叨惠矣

絕妙一幅仕女圖
渲染桂花使題位
不落空
描寫衆人情態參
差錯落使閱者應
接不暇若仇十洲
之百美图轉嫌有
形而不克有神
又是一幅仕女圖
好壺名
好杯名
只吃一點子便心
口微疼寫得黛玉
嬌弱
好酒名
吃蟹餘波
以下方入詩社正
文

在當。中。酒。菜。都。放。著。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喫。的。去。喫。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熱。蟹。拿。來。請。襲。人。紫。鵲。司。棋。侍。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顧。旨。鋪。下。兩。條。花。毯。命。支。應。的。婆。子。並。小。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喫。呷。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鍼。縮。在。牆。上。衆。人。看。了。都。說。新。奇。只。怕。做。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韻。的。緣。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纔。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韻。林。黛。玉。因。不。大。喫。酒。又。不。喫。螃。蟹。自。命。人。掇。了。一。個。繡。墩。倚。闌。坐。著。拿。著。釣。竿。釣。魚。寶。釵。手。裏。擎。著。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插。了。桂。蕊。擲。在。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放。量。喫。探。春。和。李。紈。惜。春。正。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在。花。陰。下。拿。著。花。鍼。兒。穿。茉莉。花。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寶。釵。傍。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喫。螃。蟹。此。之。謂。無。事。忙。自。己。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剝。一。殼。肉。給。他。喫。黛。玉。放。下。釣。竿。走。至。坐。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丫。頭。看。見。知。他。要。飲。酒。忙。著。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喫。去。讓。我。自。己。斟。纔。有。趣。兒。說。著。便。斟。了。半。盞。看。時。卻。是。黃。酒。因。說。道。我。喫。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喫。口。燒。酒。寶。玉。忙。接。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黛。玉。也。只。喫。了。一。口。便。放。下。了。寶。釵。也。走。過。來。另。拿。了。一。隻。杯。來。也。飲。了。一。口。此。酒。可。稱。合。歡。酒。放。下。便。蘸。筆。至。牆。上。把。頭。一。個。憶。菊。

近日男兒作詩多
存閨閣字樣誠爲
不擲進士所笑

勾了。底下又贅一個蘅字。寶玉忙道。好姐姐。第二個我已有了四句了。你讓我做罷。寶釵笑道。我好不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把第八個問菊。勾了。接著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了。也贅上了一個瀟字。寶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個怡字。探春起來看著道。竟沒人作簪菊。讓我作。又指著寶玉笑道。纔宣過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來。你可要留神。說著。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也贅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個號。湘雲笑道。我們家裏如今雖有幾處軒館。我又不住著。借了來也沒趣。寶玉笑道。方纔老太太說你們家裏也有一個水亭。叫做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底底是舊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個霞字。沒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騰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來一併騰寫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道。

憶菊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跡。冷月清霜夢有知。念念心隨歸雁遠。寥寥坐聽晚砧遲。誰憐我爲黃花瘦。慰語重陽會有期。

蘅蕪君

訪菊

閒趁霜晴試一遊。酒盃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蠟屐遠來

怡紅公子

二語流利

第四句筆出對字
神髓但欠渾脫耳

第四句佳句
第六句從反拓寫
出供字

臺端二句離不開
題面
心字一韻幽鬱而
沈細

第六句好

情得得冷吟不盡興悠悠。黃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拄杖頭。

怡紅公子

攜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處處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秋色詩千首。醉酌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和井徑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孤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隔坐香分三徑露。拋書人對一枝秋。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詠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欹石自沈吟。毫端蘊秀臨霜寫。口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平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閒採掇。黏屏聊以慰重陽。

繁細其有身世之感矣

葛巾一句超雋

窗隔一聯梅影詩可以通用此詩似少新意

是何淒風乃爾信卿之不永其年也

是遠嫁識語

吾亦云然非阿好也

問菊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爲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雁歸蛩病可相思。莫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瀟湘妃子

簪菊

瓶供籬栽日日忙。折來休認鏡中妝。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傍。

蕉下客

菊影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徑中。窗隔疏燈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踏碎處。憑誰醉眼認朦朧。

枕霞舊友

菊夢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依依隨雁斷。驚迴故故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瀟湘妃子

殘菊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纔過小雪時。蒂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半床落月蛩聲切。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秋分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蕉下客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執笑道等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

取林妹妹第一不
是也是不公也公

此回吃蟹爲下作
詩一段起題

警句。是極今日公評。詠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了。只得要推瀟湘妃子爲魁了。然後簪菊對菊。畫菊憶菊。次之。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道。極是極。公黛玉道。我那個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執道。巧的卻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傅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執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角噙香一句。也敵得過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算蘅蕪君沈著秋無跡。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笑道。你的短鬢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得一個縫兒也。沒了。湘雲笑道。借誰隱爲底。遲真真把個菊花問得無言可對。李執笑道。你那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別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都不是訪不成。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鬢葛巾金淡泊。翠羅披秋無迹。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道。明日閒了我一個人。做出十二首來。李執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螃蟹來。就在大圓桌上喫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不可無詩。作餘波。我已吟成。誰還敢做。說著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衆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搗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竟無腸。臍閒積冷

所謂請將不如激
將此非寶哥笑之
乃激之也

無甚出色

撕了爲是

收殺句亦佳

可悟文章布置之
法

饑忘忌。指上沾腥洗尙香。原爲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寶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做了還。褒貶人。黛玉聽了。並不答言。略一仰首。微吟。提去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衆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對斯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香菊帶霜。

寶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令人燒去。因笑道。我做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個很好。比方纔的菊花詩還好。你留著他。給人看。寶釵笑道。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出來取笑兒罷。說著。也寫了出來。大家看時。寫道。

佳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裏春秋空黑黃。看到這裏。衆人不禁叫絕。寶玉道。罵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看底下道。

酒未滌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衆人看畢。都說這是食蟹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思纔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著。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做些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湘雲無別號。若俟題詩時增起。未免生砌。於賈母口中說出枕霞閣。後文卽取爲號。便覺自然。真一筆不苟。

敘喫蟹情事。細密周到。又活動不板。

鳳姐與鴛鴦戲言。璉二爺要討你做小老婆。暗伏四十六回事。合歡酒。惟釵黛二人各飲一口。映照有情。

菊詩十二首。與紅樓夢曲遙遙相照。俱有各人身分。紅樓夢十二曲外。有首尾兩曲。作起結。菊花詩十二首外。有螃蟹三首。作餘音。亦遙相照應。

此論空鑿

詠蟹三首。黛玉先要焚毀。亦是天亡之兆。

寶釵蟹詩。雖是譏刺世人。卽謂專誚寶玉。黛玉亦可。寶玉說我的也該燒了。又兆將來止剩寶釵一人而已。

第三十三回至三十八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三十三回爲一段。敘寶玉受撻幾死。是第二次災難。三十四五六回爲一段。寫寶玉雖受痛責。而情迷如故。中間夾敘釵黛襲人玉釧金鶯傅秋芳及夢兆情悟等事。俱是描寫寶玉癡獸。三十七八回爲一段。敘園中結社之始。盛反照將來之漸次離散也。

大某山民評曰

詩應是問菊第一。供菊第二。詠菊第三。憶菊第四。訪菊第五。若菊夢與他作不甚相遠。

一日可得百首。一筆抹倒打油輩。袁簡齋曰。詩到能遲纔見才。學者毋自託於八叉。

七步以自鳴得意。

此回已入壬子年九月中事。

村字是佳
口向河



情哥偏氣
根究底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三十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沒有好生吃得者
言吃不爽快也
有字作一句讀
時在九月團臍者
佳
忙什麼

真寫得平姑娘可
愛○想此時大嫂
子向平姑娘渾身
亂摸矣
吾爲世之抱才下
屈者一哭
此前番劉老老之
所以欲叩頭也
妙在比附得夾七
夾八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做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裏得空兒。來因爲說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著呢。忙命人拿盒子裝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臍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執拉著他笑道。偏要你坐。拉著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呷了一口。就要走。李執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著。又命嬖嬖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說。叫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話耍嘴吃。這個盒子裏。方纔舅太太。王子騰夫人那裏送來的。菱粉糕和鷄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說道。使喚你來。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呷一鍾兒罷。平兒笑道。多呷了。又把。我怎麼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呷。又吃。螃蟹。李執攪著他。笑道。可惜這。麼個好體面。模樣兒。命卻平常。只落得。屋裏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做。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呷著。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這樣。摸著我。怪癢癢的。李氏道。阿呀。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是鑰匙。李執道。有什麼要緊的。東西。怕人偷了去。卻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個唐僧。取經。就有個白馬來。

調笑得妙

連鴛鴦襲人等言之也

彩霞王夫人之婢也

有爲平兒鴛鴦彩霞襲人四人合作一小傳真無一語評得不確也

凡孤立者聞之盡爲短氣

李執有李執作用

馱著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來送盜甲有個鳳丫頭就有個你你就是你奶奶的
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麼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來打趣著取笑兒了寶
釵笑道這倒是真話我們沒事評論起來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裏頭挑不出一個來的
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執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裏要沒那個鴛鴦如
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
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別人記不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著不知叫人誑騙了多少
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倒常替人說好話兒還倒不倚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
太太昨日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裏比得上他寶玉道
太太屋裏的彩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頭老實心裏有數兒太太是那佛爺
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一應事都是他提著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去的一
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太李執道那也罷了指著寶玉道這一個
小爺屋裏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什麼田地口中俱讚襲人好也鳳丫頭就是個楚霸
王也得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他不是這丫頭他就得這麼周到平兒道先時賠了四
個丫頭來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個孤鬼兒了李執道你倒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
是有造化的想當初珠大爺在日何會也沒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
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一個好的守得住

自三十七回起連寫海棠菊花兩社至此爲一大段從中插入寶玉房中諸婢瑣事一節作開議論平兒諸婢性情本是一節作合篇中如賈母話舊風姐吃蟹又渣染成異樣文字此段文字於全書大有關係讀者於此等處往往不大經意負作者之苦心矣

鳳姐生平和盤托出究竟魂二奶奶一生操心於歸根猶是平兒掩飾之詞

特筆反射後來

敘放出銀子爲抄搜張本極快小利輩當觸目驚心

竟稱寶二爺爲我們那一個其意若何

我到底有個臂膀了說著不覺眼圈兒紅了衆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倒好說著便都洗了手吃了蟹大家約著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洗盃盤襲人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以下即從襲人平兒二人入手襲人因讓平兒到房裏坐坐再吃一鍾茶平兒回說不吃茶了再來罷一面說一面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還沒放呢是爲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又見左近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爲什麼嚇的你這個樣兒襲姑娘偏要逼緊一句平兒悄聲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利錢收了來湊齊了纔放呢因爲是我纔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鳳姐放債收利從平兒口中點出是的確證據後來抄家以鳳姐爲罪首亦復何疑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還沒個足厭何苦還操這心真真何苦平兒笑道何曾不是呢平姑娘其假撇清耶他這幾年只拿著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著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只他這體己利錢一年不到有上千的銀子呢襲人道拿著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默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現在二兩一月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倘若要緊事用銀錢使時我那裏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不知要多少利錢襲人道此時也用不著怕一時要用起來不穀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著

以上插此一小段
以著明鳳姐放債
罪案

以下遞入劉老老
入賈府一段妙文

此丫頭亦是可兒
凡平兒不滿於鳳

姐之語往往多背
後語其當面時未

嘗聞其有搶白一
語此丫頭可謂直

誅其心矣
口袋裏之物是劉

老老之抽豐兒
好容易者言好不

容易也
卻有此事

平兒禮節井然不
愧為二奶奶之婢

此書於此等處往
往精細真瞻前顧

後之文
張材家的亦會調

笑
兩三大簍大約有
二百多個

一逕出了園門。只見鳳姐那邊打發人來找平兒。說奶奶有事等你。平兒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我為大奶奶拉扯住說話兒。我又不逃了。這麼連三接四的叫人家來找。那丫頭說道：你去不去？由你犯不上惱我。你自己敢與奶奶說去。平兒啐了一口：無詞可答也。急忙走來。畏之也。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裏。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劉老老和板兒又來了。遂開後文一段好看文字。坐在那邊屋裏。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著。舊引線。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裏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眾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了。劉老老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來問姑娘好。何不跪下請安？又說家裏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為莊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擔糧食。瓜、菓、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嘗嘗。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吃個野菜兒也算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坐了。又讓張嬌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丫頭倒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日臉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著死灌不得。已吃了兩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倒想著要吃呢。又沒人請我。明日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說著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筋只好稱兩個。三個這麼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筋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穀。平兒道：那裏都吃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呢？那些散衆也有摸著的也。

如何只和你胡纏
可見有體面

住兒小廝書中初
見

誰謂鳳姐兒放利
平姑嫜不與聞耶

平兒專權於此可
見

紗羅裏的美人六
字奇文是從劉老
老眼中看出

查是年爲壬子歲
太君年已七十八
歲矣今云比我大
幾歲此等處作者
殊欠檢點

須知松柏之堅挺
全仗是霜雪鍊出
來的

兩老人酬對之語
能確切兩老人身
分都從閱歷中體
會出來只此是福
宜老老云云也

生叫不著。我應起來了。還說我做了情。你今日又來了。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著。放了他罷。平兒道。明日一早來聽著。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子。曬著屁股再來。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旺兒。就說奶奶的話。問著他那剩的利錢。明日若不交來。奶奶不要了。索性送他。使罷。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裏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著一位老婆婆。身後坐著一個紗羅裏的美人一般的。個丫鬟在那裏搥腿。一定是他鳳姐兒。站著正說笑。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著笑。福了幾福。口裏說請老壽星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著那板兒。仍是法人不知問候。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老老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當改作八十一。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硬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老老笑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莊家活也。沒人做了。中有正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老老道。都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記不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我都不會。不過嚼得動的。吃兩口睡了。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老老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著。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老廢物罷了。說的

天下有幾個這樣的廢物

須知買的瓜菜是亦田地裏的瓜菜而其味到底有不同者想人人知其原故

亦是老老實實語在賈母等固已吃了

鳳姐可謂善觀顏色

賈母可謂善體人情無非老老所想吃者爲魚爲肉不得而知也

賈氏如此厚道人舉動皆可取觀此數語而人猶曰老老爲窳笨村媪真不善讀此書者

既工於逢迎又工於揣摩真是秋風隊裏好腳色

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哥兒說：你帶好些瓜菜來。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個地裏現結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裏的好吃。劉老老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日既認著了親，別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裏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裏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嘗嘗。比田地裏瓜兒菜兒何如。帶些家去也。算是看親戚一趨。鳳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裏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裏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笑道：鳳丫頭別拿他取笑兒。他是村裏人，老實那裏攔得住你打趣。厚福人語說著，又命人去先抓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周到。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老老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聽。是虛寫一筆。賈母越發得了趣味。正說著，鳳姐兒便命人請劉老老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老老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老老去洗了澡，自己去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老老換上。那劉老老那裏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來說。再虛寫一筆。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裏坐著。你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那劉老老雖是個村野人，卻生來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都經歷過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件這些哥兒

如畫

抽柴引火抽則驚而易舉彼美人兮
而一寒至此

比林子洞耗子精
所偷之香玉小姐
何如

的是老年人受嚇
不放心光景

龍鍾老邁因此等
事而念佛者十有
八九片刻火光熄
急得寶玉半日不
知女孩兒下落

癡公子心中又添
一橫梗矣

一是珠兒影子一
是玉兒影子

老老真善揣人意
者我也心中籌畫

姐兒們都愛聽便沒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莊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
秋冬風裏雨裏那裏有個坐著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上做歇馬涼亭什麼奇奇怪
怪的事不見呢我們賈府上有錢有勢每年每日春夏秋冬兩裏風裏那裏有個坐著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

花園裏鬧極樂世界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幹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四
尺深我那日起得早還沒出房門只聽外頭柴草響我想著必定有人偷柴草來了我爬
著窗眼兒一瞧爬字妙卻不是我們村莊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

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老老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
個什麼人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極標緻的一個小姑娘憑空梳著溜油光的頭穿著
大紅襖兒白綾裙兒剛說到這裏忽聽外面人喊噪起來又說不相干的別嚇著老太太

奇峯突起賈母等聽了忙問怎麼了丫鬟回說南院馬棚子裏走了火了不相干已救下了
賈母最膽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嚇
得口內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寫出著急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又回說已

經救下去了老太太請進房去罷賈母足足的看火光熄了方領眾人進來寶玉且忙問
劉老老那女孩兒大雪地裏做什麼抽柴草倘或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纔說抽柴草
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別說這個了再說別的罷寶玉聽說心裏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

老老便又想了一遍話說道我們莊子東邊莊子上個老奶奶於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

開出下回奇文
可當晨鐘暮鼓居
盛勢者其鑿之

眼前調笑可謂隨
地生情

筆筆烘染抽柴真
令寶哥哥急殺

較之編耗子精之
說何如

哥哥情急矣快說
呢

明明說出矣

死年十七而曰若
玉順口胡謔皆含
寶義千卿甚事

不是成精想是登
仙

此等應對劉老老
真善於湊趣

獸語入妙

天吃齋念佛。誰知現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裏來託夢說。你原該絕後的。因你這樣虔心。如今奏了玉皇。給你個孫子。原來這老奶奶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得什麼似的。落後果然又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生得粉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這一席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王夫人也都聽住了。寶玉心中只記掛著抽柴的故事。因悶得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咱們回去商議著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寶玉笑道。老太太說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咱們做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咱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點醒時令。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咱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咱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咱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捆柴。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說著寶釵等都笑了。寶玉瞧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裏寶玉到底拉了劉老老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老老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莊北沿地埂子上。有一個小祠堂裏。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什麼老爺。說著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老老道。這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想是林如海名。叫若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太愛如珍寶。可惜這若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聽了。跌足歎惜。又問後來怎麼樣。劉老老道。因為老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若玉小姐。

寶玉蒙老老老老
蒙寶玉寫得入情

虧他如何謔得出
等了一日矣

寫得神氣活現

筆字作一句讀

先說找著廟妙極

次說廟之坐落妙極

次說廟中之神如活更妙

老老並不誣你

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破了。那像也就成了精。奇話寶玉忙道不是成精。這樣規矩人是雖死不死的。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莊店道上閒逛。我纔說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莊上的人還商議著要打。這塑像平了。廟呢。寶玉忙道。快別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劉老老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我明日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日做一個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蓋再裝塑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劉老老道。若這樣時。我託那小姐的福。也有幾個錢。使了寶玉又問他地名。莊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老老便順口謔了出來。寶玉信以為真。活畫出馱公子。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焙茗幾百錢。接著劉老老說的方向地名。著焙茗去先踏看明白。回來再作主意。那焙茗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不容易等到日落。方見焙茗興興頭頭的走進來。寶玉忙問。可找著了。焙茗笑道。爺聽得不明白。叫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找了一日。找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個破廟。寶玉聽說。喜得眉開眼笑。且慢喜。忙說道。劉老老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焙茗道。那廟門卻倒也。朝南開。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嚇的。我又跑出來了。活似真的一

女孩兒竟是一位
瘋爺神令人越發
深省

以上結住劉老老
說故事寶玉尋祠
堂爲一節

般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焙茗拍手道。那裏是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瘋神爺。安知不是若玉小姐。寶玉聽的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這點子事也幹不來。焙茗道。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者聽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沒腦事。派我去碰頭。怎麼說我沒用呢。寶玉見他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閒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竟是真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騭。我必重的賞你呢。說著。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說。老太太房裏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不知找他有何言語。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襲人鴛鴦平兒。實爲丫頭中出類拔萃之人。於此回中。借李紈總寫一番。彩霞是陪襯。

寶玉提起彩霞老實。探春說他心裏有數。即用李紈說。那也罷了。撇開接入讚襲人。褒貶意在言外。

借平兒口中。夾敘鳳姐假公濟私。放債牟利。不是閒筆。是暗暗補筆。

劉老老纔說女兒抽柴。即用馬棚火起截住。妙極。若向賈母細說。萬一賈母亦信以爲真。遣人尋廟。其事難於收拾。今將賈母撇開。卻入寶玉細問。方易於了結。誑話。寶玉說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伏五十回事。黛玉說不如弄捆柴。雪下去抽不

但揣知劉老老胡謔。且已知寶玉心事。寫出聰慧過人處。

劉老老說若玉小姐十七歲病死。雖是胡謔。卻是黛玉一襯。

焙茗尋美女廟。偏遇見瘟神像。暗中點醒癡人。是先後此書中美人。俱變爲夜叉海鬼牛頭馬面陪襯。

劉老老於此回投機入局。爲後來巧姐避難。由

大某山民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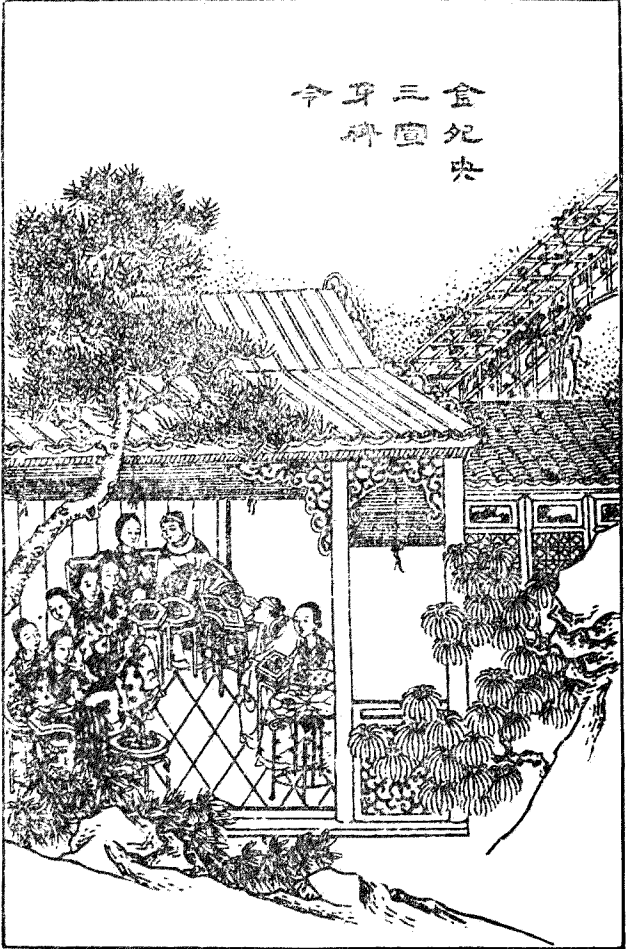
查黛玉於己酉年入榮府時。方十一歲。此年爲壬子。卻是十四歲。其死在乙卯年。適十七歲也。劉老老所說若玉小姐。卻與黛玉暗射。

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間事。

史太君
兩宴大觀園



金
三
身
今
死
圖
研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以上接寫宴園先將賈母等商議作一過脈

此種口味又不止莊家過一年也

以下一段入重宴大觀園正文

秋時景致點出作者於此等處最留心

只一藏高几處其鑰匙亦是二奶奶掌管其他可知於閒處每點出二奶奶之權

奇語

話說寶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十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緻。寶哥哥偏會作噪。賈母聽了說。很是。即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做了。按著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裏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最要緊。李執清晨起來。看著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並擦抹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老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倒忙的緊。李執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著要去。劉老板兒笑道。老太太畱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的拿下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著人搬罷。李執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小廝叫幾個來。李執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著。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的往下擡。小廝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擡了二十多張。

是一月極體面的
寶器鋪

大嫂子亦能助興
想見七手八腳

有色澤

真是一個老妖精
花插滿頭何修得
此夫福有大小每
視其人若園中諸
女不在乎花矣

老風流三字新
何分富貴貧賤語
語是實

此老彼老相映生
色

將園比畫的是村
廬見識

下來。如今是製使的了。李執道。好生著別慌。慌張。鬼趕著似的。子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老老笑道。老老也上去瞧瞧。劉老老聽說。巴不得一聲兒。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裏面。只見烏壓壓的堆著些圍屏桌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纔下來。鑰匙想仍交鳳姐處。李執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發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了下來。預備著衆人答應。又復開了門。鑰匙尙未交出。色色的搬了下來。命小廝傳駕娘們到船塢裏。撐出兩隻船來。正亂著。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來了。李執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倒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掐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已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裏面養著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了。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老老。忙笑過來說。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兒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著把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的不住。劉老老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其言質樸。可聽衆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劉老老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粉兒的。今兒老風流纔好說話。問已來。至沁芳亭子上。丫鬢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來。鋪在闌杆榻板上。賈母倚闌坐下。命劉老老也坐在旁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老老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閒了。大家都說怎麼得也。到畫兒上。逛逛。想著那個畫兒也不過

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是於無可之容

有意無意已為情春作畫埋根故特逼出下句來

由沁芳亭來至瀟湘館

看其寫園中景致與前寶玉隨政老遊園時絕無一筆

人每謂此書中絕無一句寫姑娘們鞋腳是不留心細讀故也

只一爬字活寫出村嫗舉止來

是實語不是強語

好外孫女兒寫得禮數彬彬

真是解景生情無義不搜者

是假的那裏有這個真地方誰知我今兒進這園裏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著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指著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老老聽了喜的忙跑過來拉著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兒還有這個能幹別是個神仙託生的罷恐是佛家種子賈母少歇一回自己領著劉老老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苔蒼布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劉老老讓出路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己卻走土地琥珀拉他道老老你上來走子細青苔滑倒了劉老老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小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繡鞋別沾了泥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底下的腳滑了拍蹠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呵的笑天下誇口人往往有此眼前現報 賈母笑罵道小蹄子門還不攙起來只站著笑說話時劉老老已爬了起來自己也笑著說道纔說嘴就打了嘴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了不會叫丫頭們搥一搥劉老老道那裏說的我這麼姣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來還了得呢紫鵲早扎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聽說便命丫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拿到下手請王夫人坐了劉老老因見窗下案上設著筆硯又見書架上磊著滿滿的書劉老老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兒女的

洗刷得出

軟厚輕密四字將
紗之好處盡今
之所謂好紗者硬
薄重疏而已

純是富貴人口氣

此進一層寫法衆
人看了尙何稱譽
無怪於老老之有
言也

真是乖夷所思寫
得村嫗口氣逼真
逼肖

後院梯子將來必
爲劫上房時所用

梯子爲開櫃所用
老老何神悟乃爾

想如打籬舖麵之
物一定有之

既到書房不可不
向繡房中領略

色。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幾樣東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
樣。雨過天青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屨遠遠
的。看著。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做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做霞影紗。新如今上用的府紗
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連我也沒聽見過。鳳姐兒一
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屨。後來我們拿
這個做被做帳子。試試也竟好。明日就找出幾疋來。拿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答應著。
衆人看了。都稱讚不已。劉老老也覷著。眼。看口裏不住的念佛。說道。我們想做衣裳。也不
能言之。慨然拿著糊窗子。豈不可惜。語含微旨。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己身
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的襟子。拉出來。如畫。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
姨媽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上用內造的。竟比不上這個。鳳姐道。這個薄片
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若有
時。都拿出來。送這劉親家。兩疋有雨過天青的。我做一個帳子。掛下剩的。配上裏子。做些
夾背心子。給丫頭們穿。白收著。霉壞了。鳳姐兒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便笑道。這屋
裏窄。再往別處逛去罷。劉老老笑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
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牀。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裏
有個梯子。我想。又不上屋。曬東西。預備這梯子。做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爲開頂櫃。取

由瀟湘館來至紫
菱洲蓼溼等處
只一吃早飯其用
筆亦必邇邇而出
此仍從老老眼中
看出

想第一個是老老
久候矣

由紫菱洲蓼溼等
處來至秋爽齋

此等處每以紈鳳
相形其品地之優
劣自見

只有我呢三字寫
鴛之見寵於賈母
可知

賈母等想在岸邊
上船的

除薛姨媽共三桌
十人

放東西。離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裏東西都好看。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裏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瞧。說著一逕離了瀟湘館。遠遠望見池中一羣人在那裏撐船。賈母道：他們既備下船。咱們就坐一回。說著向紫菱洲蓼溼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裏都捧著一色細絲描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裏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裏。就在那裏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裏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裏坐了船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著端飯的人等抄著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咱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個湊趣兒的。拿他取笑兒。咱們今兒也得一個女清客了。三字妙評。李紈是個厚道人。聽了不解。鳳姐兒卻知說的是劉老老了。也笑說道：咱們今兒就拿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商議。伏後文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個小孩兒。還這麼淘氣。子細老太太說。倒底大嫂子厚道。鴛鴦笑道：很不與大奶奶相干。有我呢。正說著。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丫鬢端過兩盤茶來。大家吃畢。鳳姐手裏拿著西洋布手巾。裹著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按席擺下。賈母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擡過來。讓劉親家挨著我這邊坐。衆人聽說。忘擡了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即如此這般所商議者。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悄悄的囑付了劉老老一席話。此句中藏著下文許多妙境。又說

妙絕言姑娘放心者他已一一領會也活畫老老

媳婦與了鬢想必是頭等有名者故得與送菜揭盒之羞也然在老老目中則以為一個媳婦一個丫鬟而已

一碗鴿子蛋老老毅受用矣

如謠如謔

連點在位兩桌諸人獨不及寶釵

只一笑字寫得如許離奇真有滾雪飛花之妙篇中如伏字滾字揮字指字等俱千錘百鍊而出其形狀如在目前

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賈母帶著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夫人帶著迎春、姐妹三人。一桌。劉老老挨著賈母一桌。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鬟在旁邊拿著漱盂、塵尾、巾帕之物。排場如今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偏接過塵尾來拂著丫鬟們。知他要撮弄劉老老。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遞眼色。偏有此許多鬼祟崇。劉老老道：「姑娘放心。那劉老老人了坐。拿起箸來。沈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拿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與劉老老。劉老老見了說道：「這把叉子比我那裏鐵叉還沈。那裏拿的動他。村媽口吻真寫得出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是從劉老老一邊所見者。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丫鬟上來揭去盒蓋。裏面盛著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老老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老老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豬不擡頭。絕妙比喻自己。卻鼓著腮幫子。不語衆人。先還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湘雲掌不住。一口茶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著桌子只叫「嗔。寶玉滾到賈母懷裏。賈母笑的摟著寶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手指著鳳姐兒。卻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裏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裏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座位。拉著他的奶母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無一個不灣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著笑去的。也有忍著笑上來替他姐妹換衣。

形容繁者哄堂盡
態極研文筆如龍

無狀不肖

只覺不聽四字形
容出老老奸猾

此等樓閣不知何
由結撰出來令人
拍案叫絕

金玉之言不可不
聽

其拙勝巧吾愛老
老

老老原是積世成
精的誰謂蠢笨耶

明知哄著開個心
兒

其人可愛端的是
清客之才

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著。還只管讓劉老老。劉老老拿起箸來。只覺不聽。便又道。這裏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得一個兒。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出來。只忍不住。琥珀在後。撻著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捉狹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老老正誇雞蛋小巧。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嘗罷。冷了就不好吃了。劉老老使伸筷子要夾那裏夾得起來。滿碗裏掏了一陣。好不容易撮起一個來。纔伸著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筷子。要親自去拾。早有地下的。人拾了。出去了。劉老老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響聲兒就沒了。語雋而味多。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著了取笑。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筷子拿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丫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會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同鴛鴦拿了來的。聽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劉老老道。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個。伏手。微言鳳姐兒道。菜裏若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出來的。劉老老道。這個菜裏有毒。我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微言那怕毒死了。也要吃盡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與他吃。又命一個老嫗嫗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閒話。這裏收拾殘桌。又放了一桌。劉老老看著李紈與鳳姐兒對坐著吃。飯歎道。別的罷了。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剛纔不過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

風兒吹不倒的地
兒滑的倒

於閒筆中寫出鴛
鴦平兒之愛情

又是一所好房子
真寫得清幽雅潔
曰當日那邊曰
左邊曰右邊曰東
邊曰西邊寫得條
條井井有次有倫
如令我置身其地
觀其陳設地位可
以知三姑之爲
人矣

鴛鴦也進來笑道。老老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劉老老笑道。姑娘說那裏話。咱們哄著老太太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付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個笑兒。我要心裏惱。也就不說了。老老可愛鴛鴦。便罵人爲什麼。不倒茶給老老吃。劉老老忙道。剛纔那個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道。你和我們吃罷。省的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筷來。三人吃畢。劉老老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菜不少。都那裏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呢。在這裏等著一齊散。與他們吃。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奶屋裏。平丫頭送去。鳳姐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吃不了。餓你的貓。妙語。婆子聽了。忙揀了兩樣。拿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裏去了。李執道。他們都在這裏一處吃。又找他做什麼。鴛鴦道。這就罷了。鳳姐道。襲人不在這裏。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聽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回子。鴛鴦道。催著快些。婆子答應了。鳳姐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闊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會隔斷。當地放著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著各種名人法帖。無非是戲鴻停雲之類。並數十方寶硯。無非是端歎之類。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著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插著滿滿的一囊水晶毬的白菊。西牆上當中掛著一大幅米襄陽煙雨圖。左右掛著一副

夾入板兒要敲磬
要吃佛手是本地
風光點綴使文章
不入呆板

又起一峯令人應
接不暇

賈母真善於尋快
活者
極富貴人方能爲
此語

反照下文寶玉屋
子被老老骯髒去
讀者試思之謂何
人耶
由秋爽齋來到荇
葉渚
好船名

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煙霞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著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著一個大官窰的大盤盤內盛著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著一個白玉比日磬旁邊掛著小槌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槌子要擊了鬢們忙攔住他又耍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與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邊便設著臥榻拔步牀上懸著葱綠雙繡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來看說這是螻蛄這是蚱蜢活畫村兒劉老老忙打了一個巴掌道下作黃子沒干沒淨的亂鬧倒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著紗窗往後院內看了一回因說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只是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裏臨街倒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裏聽得見這是嗒們的

那十來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他們也逛一逛嗒們可又樂了鳳姐聽說忙命人出去叫來又一面分付擺下條桌鋪上紅氈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著水音更好聽回來嗒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闊又聽的近賈母頗不俗衆人都說那裏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嗒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生怕骯髒了屋子嗒們別沒眼色正經坐一回子船吃酒去說著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裏的話求著老太太姨媽太太來坐坐還不能呢賈母

鳳姐兒也會淘氣

隨路生情

鳳姐擗船恍睹其

經佛俄而身恍躡
下又轉嬌怯俱是
寫生妙手

可知其園中熱鬧

已非一日矣只是
寫不得許多耳

黛玉真會心人

寶玉真可謂牆頭
草隨風倒者

落筆不俗是北宋
人詞意

由苻葉濟駕船到
蘅蕪院

滿眼秋景然卻是
蘅蕪院內非別處
可移去

補遊園時所寫之
景用筆益凝鍊可
喜

喜

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卻好。只有兩個主兒。可惡。回來吃醉了。嗒們偏往他們屋裏鬧去。說
著。衆人都笑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苻葉濟那姑蘇選來的幾個駕娘。早把兩隻
棠木舫撐來。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劉老老。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隻船。落後李
紈也跟上。去。鳳姐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擗船。賈母在艙內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
裏。也有好深的。你快給我進來。鳳姐笑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著。便一篙點開。到
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亂慌。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去。然後迎春。姊妹等並
寶玉上了那隻。隨後跟來。其餘老嫗。嫗衆。丫頭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
麼還不叫人來拔去。寶釵笑道。今年這幾日。何曾饒的。這園子閒了一開。天天逛那裏。還
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
雨聲。偏你們又不留著。殘荷了。寶玉道。果然好句。以後嗒們別叫拔去了。說著。已到了花
溆的灘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而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興。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
便問。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順著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
蘅蕪院。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
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無案上。止有一個土定瓶。中供著數枝菊花。並
兩部書。茶杯而已。牀上只弔著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賈母歎道。這孩子太老實了。
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裏沒帶

又是一樣寫特
特爲寶釵寫照

賈母讚寶釵老實
老成人之言到底
有講究已爲寶釵
一生結果伏筆

可見老太太體己
東西不知被寶玉
賺去多少
的是好而且雅
到寶釵房中又是
一樣寫法

由蘅蕪院至綴錦
閣

了。來。說。著。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噴。著。鳳。姐。兒。爲。什。麼。不。送。些。玩。器。來。與。你。妹。妹。這。樣。小。氣。王。夫。人。鳳。姐。等。都。笑。回。說。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娘。也。笑。說。道。他。在。家。裏。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來。一。個。親。戚。看。著。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裏。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聽。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很。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爲。什。麼。不。擺。若。很。愛。素。淨。少。幾。樣。倒。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閒。心。了。他。們。姊。妹。們。也。還。學。著。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體。己。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寶。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著。叫。過。鴛。鴦。來。分。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照。屏。還。有。個。墨。煙。凍。石。鼎。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殼。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把。這。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著。笑。道。這。些。東。西。都。攔。在。東。樓。上。的。不。知。那。個。箱。子。裏。還。得。漫。漫。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著。坐。了。一。回。方。出。來。一。逕。來。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熟。的。演。習。幾。套。罷。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裏。鳳。姐。兒。已。帶。著。人。擺。設。齊。整。上。面。左。右。兩。張。楊。榻。上。都。鋪。著。錦。綉。蓉。簾。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有。圓。的。其。式。不。一。一。個。

賈母薛姨媽在正
面劉老老王夫人
在東邊湘雲寶釵
黛玉迎春探春惜
春寶玉在四邊李
執鳳姐在紗廚外
共十三人皆有坐
位獨不及板兒何
也

鴛鴦得與行令非
二奶奶保舉不成
鴛鴦姑娘著實有體
面可謂丫頭中獨
標一幟者
鴛鴦姑娘居然爲令
官者其恃誰之力
耶
既爲令官何妨喝
令否則不能也

上面放著爐瓶一分攢盒一個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
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劉老老劉老老之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
是寶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挨次下去寶玉在末李執鳳姐二人之几設
於三層檻內二層紗廚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鑿自斟壺一個
十錦瓊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嗜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個令纔有意思薛姨媽
笑說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
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
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
嗜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了杯令酒纔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
著便吃了一杯鳳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姐來行更好衆人都知賈
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著故聽了這話都說很是鳳姐便拉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
既在令內沒有站著的理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鴛鴦
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
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鴛鴦未開口劉老老便下席
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道這卻使不得你一回家去拿什麼人開心鴛鴦
喝令小丫頭子們拉上席去妙小丫頭子們也笑著果然拉入席中如今你回去不得了劉老

去。達著行令。亟思家
沒字碑當場出醜
豈止老嫗若逃席
黃丞更無論已

自是玉堂人吐屬

第一第二令賈母
與薛姨媽是坐上
面的

第三湘雲坐西邊
第一席

第四寶釵西邊第
二

第五黛玉西邊第
三

第一句牡丹亭第
二句西廂記黛玉
獨不怕旁觀冷眼

老只叫饒了我罷。只有討饒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一杯何如？劉老老方住了。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下去。至劉老老止。比如我說牌副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說完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語。比上一句都要合韻。錯了的罰一杯。不是一壺還好。衆人笑道：這個令好。就說出來。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個五合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了一張六合幺。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湊成便是個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鍾馗腿。說完大家笑著喝彩。賈母飲了一杯。第一令完。鴛鴦又道：又有一副了。左邊是個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朵朵風前舞。切鴛鴦道：右邊是個大五長。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好鴛鴦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切鴛鴦道：湊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飲了酒。第二令完。鴛鴦又道：有了一副了。左邊長幺兩點。明湘雲道：雙懸日月照乾坤。切雖切而不叶韻。鴛鴦道：右邊長幺兩點。明湘雲道：閒花落地聽無聲。鴛鴦道：中間還得幺四來。湘雲道：日邊紅杏倚雲栽。巧鴛鴦道：湊成一個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卻被烏銜出。說完飲了一杯。第三令完。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長三。寶釵道：雙雙燕子語梁間。聰明出世惜乎出韻。鴛鴦道：右邊是三長。寶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好鴛鴦道：當中三六九點在。寶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好好鴛鴦道：湊成鐵鎖練孤舟。寶釵道：處處風波處處愁。一生結果說完飲畢。第

第六迎春西邊第四原來如此非二姑娘之不通也

王夫人坐在賈母下邊已是第十令也

第六第七兩令一說錯一不說明是文章裁翦法

愈村愈妙愈佳

誰謂老老呆蠢人母蝗蟲違令與獸霸王同一打譚而各有其妙

老老坐在王夫人下應作第十一矣

四令完。鴛鴦又道。左邊一個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信口而出。忘其所以。寶釵聽了。回頭看著他。關心伏下。黛玉只顧怕罰。不理論。鴛鴦道。中間錦屏顏色俏。黛玉道。紗窗也沒有紅娘報。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鴛鴦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雙瞻玉座引朝儀。鴛鴦道。湊成籃子好採花。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第五令完。鴛鴦道。左邊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人笑道。該罰錯了韻。而且又不像。該罰迎姑娘。何如此草草耶。迎春笑著飲了一口。第六令完。原是鳳姐和李紈都要聽劉老老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鴛鴦代說了一個。下便該劉老老。劉老老道。我們莊家閒了。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但不如這麼說的好聽。少不得我也試一試。老老原來亦會的。衆人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鴛鴦笑道。左邊大四是個人。劉老老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莊家人。罷衆人闌堂笑了。賈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劉老老也笑道。我們莊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衆位姑娘姐姐別笑。鴛鴦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老老道。大火燒了毛。毛蟲好形容得像。衆人笑道。這是有。還說你的本色。鴛鴦笑道。右邊么四真好看。劉老老道。一個蘿蔔一頭蒜。也像衆人又笑了。鴛鴦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老老兩隻手比著。就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老老亦是解人微旨。衆人又大笑起來。要知席間再有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兩宴大觀園。三宣牙牌令。是園中極盛之時。特將鋪設戲玩。侈說一番。反自日後之冷落離散。

惜春畫圖於劉老老閒話中逗起。在有意無意之間。筆有斟酌。

劉老老走路一跌。可見說話不可太滿。行事須防失足。雖係閒文。卻是借景醒人。

瀟湘館精雅華麗。不如蘅蕪樸實素淨。秋爽軒闊大疏落。恰配探春身分。

鳳姐與鴛鴦戲弄劉老老。賈母笑罵促狹鬼。雖是戲言。卻是兩人早死讖語。

分送餘肴。結平兒襲人。並不送趙周二姨娘。於周到中形容出好歹心事。

黛玉喜殘荷雨聲句。總是好哭。

黛玉說牡丹西廂曲句。可見平日喜看情詞。且可見其結果處。

寶玉聽黛玉說出牡丹亭曲。回頭一看。妙在黛玉不留意。又說出西廂一句。伏四十

二回規勸一層。

黛玉說牡丹西廂。固見其鍾情處。寶釵說處處風波。處處愁。亦見其遭際處。

迎春錯韻受罰。其餘俱故意說錯。惟王夫人鴛鴦代說。卻不明說牌色詩句。卽接劉

老老之笑話。既省筆墨。又變動不板。

劉老老說令。固是發笑。然遂與巧姐結局。暗暗關照。

挨次行令。至第六迎春之下。不及探春惜春寶玉三人者。並非作者漏筆。祇看及王夫人上用一至字。便知其爲省文也。且有說錯都罰一句。明明探惜寶三人乃暗點耳。

此回仍是壬子年八月間事。

